

第三十八卷

隋恭帝

唐高祖

第三十九卷

唐紀

高祖

太宗

凡六年有奇
戊寅至甲申

凡十六年
乙酉至庚子

資治通鑑綱目

香溪馬雲淇藏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三十八

起戊寅隋恭帝侗皇泰元年八月唐高祖武德元年八月○盡甲申唐高祖武德七年

奇

八月秦主舉卒子仁果立

考異

按崩葬例曰無統之君稱帝者曰某主某殂此當書

殂誤作卒

郝瑗言於薛舉曰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病卒仁果立居折塢城

集覽

折塢城

城名塢音隻

質實

關中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一統志云折塢城

在西安府宜祿廢縣北五里唐初秦王薛仁果居折塢城太宗圖之即此

書法

凡主書卒有正統也於是夷隋於列國矣則其卒秦主何將子唐以正統也故秦主書卒楚主

卒書

武德七年有

唐立李軌為涼王

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弟入貢遂冊拜軌為涼王

質實

秦隴二州

唐遣秦王世民伐秦

○隋人葬煬帝於江都

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略備儀衛葬之

質實

江都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

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眾降唐

李密驕矜不恤士眾徐世勳嘗譏其短密不懌使出鎮黎陽以踈之洛口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未厚數寸群盜來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降者日以百數陶米洛水兩岸十里聚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襁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不吝屑越如此一日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以世充簡兵擊密密

留王伯當守金墉邴元真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眾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既而諸將欲戰者什七八密又感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魏徵亦言於長史鄭題曰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難以應敵且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茂不勝矣題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密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世充士卒皆馳回洛口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單雄信亦降於世充密自度不能支帥輕騎奔虎牢王伯當亦棄金墉保河陽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曰兵新失利衆心危懼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衆咸曰然從密入關者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元真本縣吏坐賊亡命從翟讓讓以為書記及密開幕府薦以為長史密不得已用之未嘗使預謀畫元真

貪鄙宇文溫勸密殺之元真知之故叛雄信驍捷善馬
梁軍中號飛將房彥藻以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之密
愛其材不忍集覽屑越通鑑釋文曰屑通作薛案荀子
也至是果叛質實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月棲遲薛越之
中野言輕棄之也株馬左傳文七年株馬音辱食
師夜起注株音末說文作銖云食馬穀也尊音辱食
早食於寢尊也薄密薄音質實黎陽郡名注見漢成帝
博迫也迫之欲與戰也

場帝大業七年文券注見梁武帝天監十六年東都注
見秦莊襄王元年二川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檢負注
見漢殤帝延平五年金墉城名注見魏元帝咸熙二年
偃師縣名注見唐肅宗至德二年邙山注見漢靈帝中
平六年洛下謂洛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許下虎
牢關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河陽縣名注見漢帝玄
更始二年孟津太行山名注見周安
王十六年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

秦圍涇州唐兵敗績守將劉感死之

唐將軍劉感鎮涇州薛仁果圍之唐長平王叔良將兵
至仁果偽遁又遣高壩人偽以城降叔良命感帥衆赴

之大敗仁果擒感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兵已敗
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餓餒亡在朝夕
唐王師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勉之仁果怒埋感至
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質實涇州注見漢光
武建武元年安定長平縣名
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發明 隋氏負不義之名故雖有致命效死之臣皆不
得書今唐德方新是以劉感首以死節特書于一冊
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孤逆賊之黨一以褒忠義之士
皆所以垂世勸戒也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鄭元璿以女妓賂始畢可汗始畢遣使報之唐主
與之宴引升御坐以寵之質實突厥北
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可汗夷狄
君長之號注見後主景耀四年

唐行戊寅曆

白馬道士傳質實白馬縣名注見漢
獻帝建安五年

隋宇文化及弒秦王浩自稱許帝

宇文化及兵勢日蹙兄弟酣宴醉尤智及曰今所向無

成負弒君之名天下不容必將滅族豈不由汝智及怒

數相關聞其衆多亡化及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

日為帝乎於是鳩殺秦王浩稱帝於魏縣國號許

覽醉尤尤怨也因質實魏縣注見漢成

書法秦王浩然則其書弒何化及前既立之不書弒

則亂臣得以道其誅矣故化及嘗再

一不書隋於是復書所以正其弒也

冬十月朔日食質實日食注見新唐以李密為光祿卿

邢國公考異邢上漏

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甲

歸唐比於實融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乎至長安

乃拜光祿卿賜爵

邢國公密大失望集覽比於實融更始時實融行河西

州牧又賜以外屬國後平隴蜀拜大司空恩寵在功臣

之右台司台宿昴司三公之位也蓋三公者上應二台

三司者司

分昴足

管實邢州名注見楚

義帝元年襄國

唐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安撫大使質實淮安郡名注見

齊武帝永明五

年山東道名注見宋

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刺史呂

子臧死之

鄧州刺史呂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破之言於

元規曰粲新敗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

徒稍集則為患深矣元規不從既而粲收集餘衆兵復

大振自稱楚帝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

日坐公死矣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

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

亦管實鄧州注見周赧王十四年

死管實鄧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發明

鄧州之敗馬元規與呂子臧俱死而不得俱

隋以王世充為太尉

徐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唐以李襲譽為太府少卿

隋末群盜起冠軍司兵李襲譽說西京留守陰世師遣兵據東豐倉發粟以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乃求募兵山南唐主克長安召為太府少卿附屬籍

唐納言竇抗罷質實

秋道入襲志之弟 移檄注見楚義帝元年

十一月涼王軌

稱帝○唐秦王世民破秦兵圍折墻秦主仁果出降

薛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衆心猜懼郡交哭舉而死由是寢弱秦王世民至高墻仁果使宗

羅喉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於原南羅喉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陳羅喉軍潰世民帥騎追之寶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果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為不克而卒取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墻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羅喉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問賊畏威啣恩皆愿效死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引為文學唐主使李密迎世民於蘄州密自恃智畧功名見唐主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知是何以定禍亂乎唐以姜暮為秦州刺史撫

以恩信士
民安之
質實
淺水原
莫詳處所唯西安府邠州城西
九十里宜祿廢縣此五里有後魏淺水

縣未知是
否姑錄之以備攷焉
褚亮
錢塘人
邠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姜墓上邠人

徐世勳降唐賜姓李氏

徐世勳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
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為祕書丞乘傳至黎陽
勸世勳早降世勳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
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
邀富貴也吾實耻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
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勳無表
既而聞之嘆曰世勳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
氏使孝恪與世勳經營虎牢以東范氏曰古者天子建
國賜姓命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子孫各本於其祖
不可改也漢祖賜婁敬姓為劉鄩陋無稽甚矣而唐世
遂以為法或加於盜賊夷虜遂以逆族異類為同宗然
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天親不
可以人為而疆欲同之豈理也哉上瀆其姓
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質實
乘傳
注見

漢景帝三年郭
孝恪陽翟人

唐斬薛仁果於市

秦王世民還至長安斬薛仁果於市唐主享勞將士謂
群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可共保
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輩豈有種
乎如仁果君臣豈可不以為鑑也

書法
降書斬甚之也
於市又甚焉

發明
光武待劉盆子以不死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
得而殺之也薛仁果以盜賊竊據土宇罪固當

誅然上書仁果出降下書斬仁果於市則唐人
未免為殺降而仁果之罪否則有所未暇問也

唐遣李密收撫山東

李密遇大朝會職當進食深耻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
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乃言於唐主曰臣蒙榮寵曾無
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之憑籍國威取
世充如拾芥耳群臣皆以密狡猾好反不可遣唐主不

聽密請賈閏南偕行唐主許之引升御集覽飲勞並去
而慰勞之聲飲以酒

夏王建德取深冀易定等州

有大鳥五集於樂壽群鳥數萬從之又有得玄圭以獻
者建德群臣曰此天所以錫大禹也乃改國號夏改元
五鳳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
衆據深澤掠冀定衆至十萬建德襲擊斬之并其衆易
定亦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攻拔管實一統志云樂
之建德見稜曰忠臣也以為內史令管實壽本漢樂成
縣地名屬河間國東漢改樂壽縣屬瀛州唐屬深州宋屬河間
隋改廣成縣又改樂壽縣屬瀛州唐屬深州宋屬河間
府以景城縣省入金改壽州尋改獻州元因之本朝
改為獻縣屬河間府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深澤
二州名深注見漢後主景耀三年澤注見梁武帝中大
通六年冀定二州名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定注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易州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玄圭
書禹貢篇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注禹以玄圭為寶而告

成功于舜也水色
黑故圭以玄云

書法

前書長樂王建德此書夏王何隋立之也於是
建德與世充結好奉表於隋隋以為夏王然則
曷為不書隋立不以臣隋累
建德也綱目於建德多予辭

唐以秦王世民為陝東大行臺

蒲州及河北兵
馬並受節度 管實蒲州注見周報
王十二年蒲坂

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
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
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
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歎歎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
不死必若隋祚未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
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
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
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質

實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書法隋守將何見君素之終身隋臣也前書堯君素則曷為不書死之廣為弒逆其臣雖守節如君素不得以死節書所以深惡廣也殺君素者君素之左右耳書唐殺之何書唐殺之所以微著君素之節也是故其見殺也書隋其贈官也書隋唐貞觀十三年

發明堯君素之死書河東守將則見其不失官守書隋則見其不失臣節書唐殺則見唐人非理疆殺之是皆予之之意也然既予之而又不得為死節何哉煬負天下之誅以至累及臣子是以書法如此不然將書曰唐攻河東隋守將堯君素死之矣

唐以羅藝為幽州總管擊夏兵敗之

初字文化及遣使招羅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為煬帝發喪臨三日實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二子皆劇賊耳唐公乃吾主也遂與漁陽上谷諸郡皆奉表降唐唐以為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均亦皆授以官

爵實建德帥眾十萬寇幽州藝將逆戰萬均曰彼眾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阻水為陳彼必度水擊我萬均請以百騎伏於城旁俟其半渡而擊之茂不勝矣藝從之大破建德相拒百餘日建德引還藝司馬溫彥博贊其歸唐之計唐徵為中書侍郎與兄

黃門侍郎大雅對居近密時人榮之
質實屬賊注見武五年劇虜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上谷郡名注同上年薛萬徹燉煌人萬均之弟溫彥博并州祈人

唐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

曷娑那獻大珠唐主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

密之出關也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唐主乃赦密還更受節度密謂賈閔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閔甫曰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雖破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為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吾何以堪之閔

南曰自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兵委公者大福不再願熟思之密大怒揮刃欲擊之閭南奔熊州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南出半渡彥師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安李世勣在黎陽唐主遣使以密首示之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舉軍縞素葬之密素得士心哭之者多

集覽 絳灌絳謂絳侯周勃初以織嘔血善相亦降於唐

質實 一統志云昌文侯灌嬰初以取緡為生故李密皆

質實 桃林縣本秦函谷關地漢置弘農縣魏晉因之隋開皇中析置桃林縣屬陝州後屬魏郡唐初屬陝州天寶初得符寶於古函谷關因改曰靈寶縣宋金元仍舊

質實 本朝因之改屬河南府委質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熊州 注見周

安王十一年宜陽南山注同上十五年伊闕伊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洛州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質實 宋川虞城人熊耳山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襄城郡名注見周赧王十五年

書法

李密於隋書起兵矣此其書叛何嘗降唐也故書討斬之綱目之名分嚴矣

高開道據漁陽自稱燕王 ○唐以李素立為侍御史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南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唐主曰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清

質實 三尺法孟康云三尺者以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質實 三尺竹簡書法律是也

雍州 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

唐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

唐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

材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趨
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唐主曰吾業已受之不可
追也陳嶽曰受命之主發號施令為子孫法一不
中理則為厲階豈可謂業已授之而不可追歟

不與士齒不得以年齒序列於士類也記王制曰出鄉
不與士齒注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鳴玉曳組玉

佩也組綬也間次五采為之曳以制反引也記玉藻曰
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王將鳴也
故在車則聞鶯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案雜佩圖其制上
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瑀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焉
又佩玉之節注見質實帝仁壽四年

書法直書舞胡而貶義自見矣是故唐用安叱奴書
舞胡後唐用陳俊等書伶人用嚴旭書樂工皆
深譏也

發明將為政之失莫大於流品之不分况乎創業之始
之間哉直書唐以舞胡安叱奴為散
騎侍郎其失不可得而掩矣惜哉

涼大饑

李軌發民築臺勞費甚廣河右飢人相食軌傾家財賑
之不足議發倉粟群臣皆以為然謝統師等故隋官心
不服軌乃曰百姓飢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
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飼羸弱軌以為然由是士
民離怨

外已

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鄭王王世充開明元
梁王浟法興延康元年吳王李子通明政元年是歲隋涼
楚黎亡并楚夏定揚

孤武都

王世充盡取隋朝頭官名士為官屬杜淹戴胄皆預焉
世充專總朝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臺省監閫然上
書陳事者日以百數世充悉引見殷勤慰諭人人自喜
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
恩施馬軍總管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步兵總管劉
孝元等謀召唐兵使崔孝仁說武都曰王公徒為兒女

之態以說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
唐起晉陽奄有閩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
舉善責功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今其
兵近在西安若遣間使召之吾曹為內應事無不集矣
武都從之事泄**集覽**聞然易豐卦闕其戶聞其無人注
世充皆殺之寂靜也禮韻聞作闕音苦臭反說下愚
無人貌廣韻注

句絕說讀與悅同兵不番行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元年
質實見周威烈王廿三年新安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見周威烈王廿三年新安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唐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走之

書法薛舉稱帝則以秦主舉書化及亦稱許帝矣曷為
不書許主化及化及殺君賊也故削之然則不書

討書擊何唐有憚也
惟實建德得書誅

○淮安揚士林擊破朱粲唐以為顯州行臺

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間每破州縣食其積粟將
去悉焚其餘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

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於餓初以隋
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為賓客其後闔家

皆為所敗又稅諸城堡細弱以供軍食淮安土豪揚士
林起兵攻粲諸州皆應之粲大敗奔蕪潭士林帥漢東

四郡請降唐以**集覽**蕪潭本漢鄱縣也漢地志南陽有
為顯州道行臺鄱縣今屬鄱州記蕪潭水出穰

縣南芳菊被崖水極其香**質實**一統志云蕪潭在南陽
谷中人飲此水者多壽

谷東石澗山或云出石馬峯其水重於諸水傍生其菊
水極其香有數十家惟飲此水壽多至百歲之上其菊

莖短花大其味甘美異於他菊人多收其種傳于四方
顯州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

二月唐定租庸調法

集覽租庸調王崇曰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歛

唐置宗師

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徭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為團伍

唐使吐谷渾伐涼

初唐冊使至涼州李軌欲去帝號受唐官爵曹珍曰隋
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唐帝聞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必
欲以小奉書稱皇從第大涼皇帝臣軌從之遣其左丞鄧
曉入見奉書稱皇從第大涼皇帝臣軌從之遣其左丞鄧
之入初隋煬帝征吐谷渾可汗伏允奔党項煬帝立其質
子順為主不果入會中國喪亂伏允還叔其故地唐主
即位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
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唐主遣之
冊王言也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
諸王納妃嬪臨軒冊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之
使之將命者蕭登魏立
之是為後梁晉音察
建武六年吐谷渾西域種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項西戎別種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賈子注見周顯王
四十年
一年

書法

引夷猾夏必書冠恒也據盧芳梁師都此吐谷
渾也其書伐何罪涼也涼嘗受唐爵矣既而自

稱涼帝唐之伐之為有名矣
故雖以吐谷渾兵得稱伐

朱粲降唐以為楚王○夏王建德破宇文化及於聊城誅之

宇文化及誘海曲諸賊帥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下曰
隋為吾君吾為隋民化及弑逆不可不討乃外兵趣聊
城時唐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
建德軍且至神通引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生擒
化及先謂隋蕭后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執
智及與其黨集隋宮而斬之建德每克城得資財悉以
分將士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婢妾絕十許
人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以裴矩為左僕射自餘隨
才授職欲詰關中及東都者聽之又與王世充結好奉
表於隋隋封建德為夏王裴矩為定朝儀制律令建德
甚悅胡氏曰商紂既亡子孫皆臣服于周惟妹土頑民
乃有哀號呼天欲紀其緒未聞殷之賢臣為紂斬衰辨
踊敬事妣已者也隋煬之罪視紂為浮竇建德於是焉
數字文化及以世受國恩不能匡諫親行弑逆輒自稱

尊討而殺之可也而為昏煬發哀拜謁蕭后則拖之
不當何足以感動人心其與漢祖為義帝之節異矣

覽妹土書酒誥明大命于妹邦注妹地名紂所都朝歌

妹之鄉矣視紂為浮視上聲比也紂商王受也浮過也

書秦誓惟受罪浮于桀漢祖為義帝之節初漢王與項

羽共立義帝後為羽所殺漢王乃為義帝發喪於

是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鎮魏晉以來俱屬莒縣金始置日照縣屬莒州元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青州府聊城縣名注見秦孝

文王元年傳國璽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

書法下書誅何弒君賊也不誅則亂臣賊子接跡於天

舉常正故書稱長樂王不書自據他國皆直書自

擊雖以唐攻之止書擊

據唐於秦涼鄭梁書伐

唐以宇文士及為上儀同封德彝為內史侍郎

初唐主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既死手詔召之士及與封

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唐主以德

彝諂巧不忠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唐主唐主悅拜

內史舍人俄遷侍郎范氏曰甚矣佞人之難遠也自古

君子易疎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

耻於自售而戚於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為

所惑鮮有不至禍敗者也胡氏曰禍亂之臣於與國無

怨惡也而不可不戮者天下之惡一也既以謝塗炭之

人又以訓詁詈其君此而不誅反寵秩之唐之官賞為

不足與叛逆詬詈其君此而不誅反寵秩之唐之官賞為

貴矣

書法化及士及兄弟也化及弒逆之賊士及德彝其

黨也夏誅之唐爵之綱目並書于策得失見矣

發明士及德彝之擢書之初無貶詞然比事而觀德

為逆黨則二人之為小人無疑矣綱目據事直書

而唐主用人之失固在其中宜乎先儒之交貶也

隋王世充侵唐穀州

隋王世充侵唐穀州

唐昇州總管齊王元吉免尋復本任

殿內監竇誕右衛將軍宇文歆助齊王元吉守晉陽元吉性驕侈好田獵載網罟三十餘車嘗言我寧三日不

食不能一日不獵嘗與誕獵蹂踐人禾稼縱左右掠奪民物當衢射人觀其避箭歆乃表言其狀元吉坐免官尋諷父老留已詔復從之

唐以楊恭仁為涼州總管

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偽民夷悅服自葱嶺以東並入朝貢

突厥始畢可汗死弟處羅可汗立○隋東海北海東平須

昌淮南諸郡皆降于唐

康元年青州東平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元年須昌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

稱鄭王加九錫

初王世充既殺元盧慮人情未附猶媚事隋主既而漸驕橫嘗賜食宮中還家大哇疑為遇毒自是不復朝謁

王世充以秦叔寶程知節為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多妄語好呪誓乃老巫姬耳豈撥亂之主乎至是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叔寶知節以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思報效公猜忌信謔非僕託身之所請從此辭遂降于唐秦王世民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為總管知節為統軍既而將軍李君羨田留安亦降于唐世民置君羨左右以留安為統軍世充攻獲嘉唐陝州刺史李育德與

弟三人皆戰死

季君羨洛州人一統志云獲嘉縣名本殷之甯邑地周為脩武地秦屬三川郡漢武帝幸緱氏至汲縣得南越相呂嘉首因置縣名獲嘉屬河內郡晉因之又增置殷州東魏置西脩武高齊移獲嘉治共城隋開皇中移治於此唐初置殷州貞觀中州廢以縣屬懷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衛輝府陝州注見周烈王六年懷縣

集覽九曲地名屬鄆州在隴右

實實王十一一年宜陽

實實

實實

實實

實實

實實

實實

實實

實實

實實

實實

實實

實實

實實

實實

其侵穀州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為不可曰四方所以歸附東都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而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戴胄亦曰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若能竭忠徇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及議受九錫胄復固諫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乃使段達等言於隋主隋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達曰太尉欲之隋主熟視曰任公達等遂稱詔進世充爵鄭王加九錫世充奉表三讓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

集覽

元盧

都盧楚去年被殺任

質實

鄭州

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靈帝光和元年

唐以鄭善果為內史侍郎

初字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為民部尚書從至聊城為化及督戰中流矢及城破王琮獲之責之曰公名

臣之家隋室大臣奈何為弑君之賊致命至此乎善果大慙欲自殺奔長安唐主優禮之

質實

長安縣名

書法

前書士及德彝繼書元吉善果賞刑若此唐之治體所以不得為純粹也

夏四月定楊可汗武周擊唐并州取榆次

武周引突厥寇并州兵鋒甚盛齊王元吉遣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當之達以兵少辭疆遣之至則俱沒達忿恨引武周

集覽

榆次

戰國趙地智伯敗於榆次即此

質實

定楊可汗注見楊帝大

也括地志云并州榆次縣

次古地名春秋時晉為涂水邑漢置榆次縣屬太原郡

楚王朱粲殺唐使者奔東都

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太原府

唐散騎常侍段確奉詔慰勞朱粲乘醉侮粲曰聞卿好
賊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豕肉確怒罵曰狂
粲烹食之遂屠菊潭奔王世充

書法

粲受唐爵矣殺唐使者則叛也不書叛何據
李密高開道既降書殺罪使者也故止書奔

鄭王世充稱帝

世充令長史韋節等造禪代儀遣段達等入奏隋主曰
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隋主怒
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發必天
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
斯言朕復何望世充乃稱隋主命禪位於鄭幽隋主於
舍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救書敦勸隋主皆不之知世
充遂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立子玄應為太子玄恕為
漢王奉隋主為潞國公以蘇威為太師以陸德明為漢
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德明耻之故服巴豆散
對之遺利竟不與語世充聽朝語詞重復百司疲於聽
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集覽**對之遺
領要計云爾即可何煩許辭世充不能改

集覽

對之遺
利故意

服藥而對玄恕遺矢泄痢也領要綱領樞要也要一音
伊消反凡持衣必執領與要故無所操持者以無領要
為喻計云爾即可計**質實**祖禰注見漢章帝元和二年
度只如此說亦可矣**質實**合鼎注見唐高宗開祐元年
法駕注見漢高后八年潞國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
黨行束脩禮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注脩脯
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

夏王建德立楊政道為鄭公

建德間王世充自立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
立隋齊王暕遺腹子政道為鄭公然猶倚突厥以壯兵
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后建德遣之又傳字文化及首以獻公主**質實**警蹕注見漢文
注見陳宣帝太建十二年

定揚可汗武周圍唐并州齊王元吉拒却之○鄭主世充
取唐伊州總管張善相死之○唐遣安興貴襲執涼主軌

以歸殺之河西平

李執將安脩仁兄與貴仕長安表請說執唐王曰執阻兵恃險豈口舌所能下與貴曰臣家在涼州突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脩仁為執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執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易矣唐主乃遣之與貴至乘間說執曰涼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勝攻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若往歸之則實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執曰吾據山河之固彼若我何汝自唐來為唐游說矣與貴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執執敗嬰城自守與貴狗曰大唐遣我來誅李執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執計窮與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踊稱慶唐主曰汝為人使臣聞國亡而不戚既不忠於李執其肯為朕用乎遂廢之終身執至長安伏誅以與貴脩仁為左右武侯大將軍

質實

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

州函秦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三年中原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實融之功事在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夷三族

注見秦二世二年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

書法

書遣襲何譏也王者之師不若是矣

五月鄭主世充弒隋主侗

世充以尚書裴仁基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章等謀殺世充復立隋王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暉言於世充曰儒章等謀反正為隋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遣人醜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

六月定揚將宋金剛擊唐并州唐以裴寂為總管拒之

初易州賊宋金剛有衆萬餘為竇建德所敗西奔劉武周武周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金剛說武周圖進隋介州唐主以為憂裴寂請自行聽以便宜從事

實

易州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介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秋七月唐置十二軍

唐置十二軍

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為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敵

覽置十二軍初析關中為十二道後又更置為十二軍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元戈軍醴泉道為井鐵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幽州道為招搖軍西麟道為苑遊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

唐以徐圓朗為兗州總管

海岱賊帥徐圓朗以數州降唐唐以為總管

鄭將羅士信降唐

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為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與同寢食既而得鄭元真等特之如士信士信耻之故降唐唐以為陝州道行軍總管

質實陝州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鄭人侵唐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西突厥高昌遣使入

貢于唐

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既立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為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勒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至是入貢

集覽統葉護突厥大臣曰葉護統其名也

質實統葉失陟反吐屯突厥大臣之官稱

志云金山在遼東指揮使司三萬衛西北三百五十里遼河北岸綿亘三百餘里龜茲西域國名注見漢桓帝永壽元年鐵勒高車部號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控弦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烏孫西域國名注見漢武帝元符元年石國注見唐高宗顯慶二年

八月唐鄼公薨

考異提要薨作卒按凡例失尊曰卒注周報漢獻之類當從提要

考證

薨當作卒○謹按凡例曰失尊曰卒注云如周報漢獻之類隋恭為鄼公則亦曹真之類矣故亦當書卒

質實

通鑑綱目卷三十八
鄴縣名注見
皇泰元年

恭帝
謚口隋

書法

書法 書薨何廢帝也自晉書陳留王曹奐卒是後代
興之際廢主皆弒無有以卒書者於是復見若
唐者可謂近厚矣其水世也宜哉綱目目前書選用其
宗室此書唐鄴公薨皆予之也終綱目自分王外書
薨十四詳晉武帝太安元年而廢
帝書薨者二晉海西公唐鄴公

夏王建德取唐邢滄洛相州

建德將兵十餘萬陷邢滄趣洛相淮
安王神通不能拒就李世勣於黎陽
帝元年滄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洛相
漢武帝元狩四年廣平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黎陽郡名注見漢
成帝綏和三年

梁主師都以突厥寇延州唐總管段德操擊破之

考異
王

作主寇
當作侵

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唐總管段德操初以
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遣副總管梁禮將兵
擊之戰方酣德操以輕騎掩擊其後師都軍潰
逐此二百餘里破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
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逐北注見周赧王
三十一年魏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梁主銑遣兵侵唐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

先是唐主遣開府李靖請夔州經畧蕭銑靖至峽州阻
銑兵久不得進唐主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紹惜其
材為之奏
集覽 遲留注見漢和
帝永元四年
質實 夔州注見漢獻帝
建安十九年巴東
峽州注見周赧王三十七
年夷陵許紹安州安陸人

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静

文静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
平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

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遣寂問狀文靜曰建義之初忝為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畧同今寂為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眾人東西征討老母留京師風雨無所庇實有缺望之心唐主曰觀此言反明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為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今文靜缺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靜才畧過人性復麤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殺文靜籍沒其家胡氏曰文靜首唱大謀賞不酬勲又以諛死而太宗不能力救何也曰非不能也不敢也文靜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漢高魏武之比而未嘗歸心高祖寂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力諫為是也坎在世民則當然而李綱蕭瑀不能數批逆鱗使勲舊寃死其責大矣為文靜者功名已著退以全身何善如之而乃芥蒂自取積毒

集覽 上變告注見漢高帝其材智雖高而識量淺矣九年缺望注見漢高帝年低回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二年批逆鱗史記荆軻傳批其逆鱗正義曰批白結反索隱曰批觸擊也司馬彪曰批反擊也又韓非傳曰龍之為蟲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從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

鱗說之者能無嬰之則幾矣

質實

厭勝注見漢章帝建初七年甲第注見漢桓帝元嘉元年京師注見

十五年

發明

唐自開國以來政事施設見于綱目之所書者始亦頗有可觀如定律令置學校選用隋氏宗室旌擢孫伏伽李素立之類皆足以興起人心無愧於興王之業然而大明方升薄蝕隨至於是真樂工於朝列擢亡國之佞臣今又殺其建義之士政事日益舛駁良由唐祖非有聖哲之姿特以天命在唐又有太宗以為之子故能受刈群雉削平四海耳不然未見其可也文靜之死秦王為之固請所言非不明白猶不能免然則唐主之濫殺為可知矣是以書法如此惜哉

沈法興稱梁王於毘陵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

沈法興稱梁王都毘陵性殘忍專尚威刑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子通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即帝位國號吳

質實

毘陵郡名注見煬帝大業十二

年歷陽郡名注見漢冲帝未嘉元年江都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海陵縣名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

杜伏威降唐唐以為和州總管質實和州注見漢冲帝未嘉元年唐

裴寂軍潰定楊可汗武周取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

裴寂至介休金剛擊之寂軍潰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寂表謝罪唐主慰諭之復使鎮撫河東劉武周進逼并

州元吉給其參佐夜携妻妾奔還長安唐主怒謂李綱曰元吉未習時事故遣實誕字文欽轉之晉陽疆兵數

萬食支十年與王之基一旦棄之開欽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誕魯無規諫又掩覆之今日之

敗誕之罪也欽諫王不悛尋皆聞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唐主悅引綱升御坐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為

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誕赦之武周據太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拔之進逼絳州隋龍門質實介休

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晉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絳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三年東雍州龍門縣

名注見文帝仁壽三年

發明

書裴寂軍潰而不聞抵裴寂軍潰之罪書武周取并州元吉奔長安而不聞正元吉失守之誅

唐殺西突厥曷娑那

曷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唐主不許群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為患秦王曰人窮歸我殺之不義久之引曷娑那入內殿既而

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殺之質實突厥北狄種名

同十一年

書法

宇文泰收柔然付突厥使者殺之也書唐殺之何罪唐方盛時非西魏比而縱使殺之然則非突厥殺之

唐殺之矣

發明

昔晉執戎蠻子赤以界楚師春秋深惡其以中國而聽命夷狄故特書歸于楚若京師楚然者

所以深罪晉之不競也西魏時宇文泰收柔然付突厥使者綱目特書柔然可汗奔魏突厥取而殺之亦以著宇文氏之罪而深惡之也曷娑那在長安前已書唐封之為歸義王其名甚正今唐主乃縱突厥殺之不義甚矣且夫群臣之言者利也秦王之言者義也捨義就利何以為國綱目特以唐殺書之蓋惡中國之聽命夷狄故以特筆諱之若中國自殺然者既以歸罪於唐又以見尊中國之義不使突厥得殺之於唐也然則西魏曷不書魏殺柔然乎曰拓跋宇文皆夷狄耳固非有唐之比書魏取而殺之則明其不能立國受制突厥之罪而已一輕一重之間而義利之分夷夏之辨昭然在目夫豈薄於魏而厚於唐哉

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

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為何潘仁長史乃耻為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堦辱東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

以為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謔慝踈骨肉太子不懌綱故稱老病辭職乃解尚書仍為少保唐主嘗考第群臣以綱及孫伏伽為第一謂裴寂曰隋以生驕臣誦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綱盡忠款伏伽誠直餘人皆踵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何潘仁西域商胡也

集覽 初入司竹園為盜

質實 詹事東宮官名

德七年東朝注見

漢武帝元光四年

夏王建德取唐趙州

建德陷趙州執總管張志昂慰撫使張道源以其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曰人臣各為其主用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大王殺之何以勵群下乎建德怒不解敬曰大王使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終至興即降大王以為何如哉

質實 趙州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

建德乃悟釋之

質實 易水注見秦王政二十年

冬唐賜羅藝姓李氏藝破夏兵於衡水

一統志云衡水縣名本漢

信都國桃縣地隋分信都武邑下傳三縣地置衛水縣屬冀州大業初屬信都郡唐宋金皆屬冀州元割屬深州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之

○定揚將宋金剛取澮州唐遣秦王世民擊

宋金剛攻澮州陷之軍勢甚銳裴寂惟怯無將畧唯趣民入堡焚其積聚民驚擾然悉起為盜寂討之為所敗詔永安王孝基等討之時王行本據蒲坂猶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州翼城縣唐武德元年置澮州二年改昆薄州四年州廢屬絳州戰國魏敗韓趙之師于澮即此澮古外反

質貫

絳縣地後魏置北絳郡及北絳縣隋初郡廢又改為翼城縣屬絳州義寧初於縣置翼城郡唐初郡廢又改澮州後廢州復屬絳州金改翼州元復為翼城縣屬絳

集覽

澮州本絳

州本朝因之改屬平陽府永安縣名注見周赧王三
十年中陽蒲阪縣名注同上十二年關中注見唐玄宗
開元十一年京兆汾晉二州名汾注見周威烈
王二十三年晉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

夏王建德克唐黎陽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降遂定衛滑

齊兗等州

竇建德進趣衛州過黎陽二十里自將千騎前行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偵之與建德遇擊之建德敗走其大軍救之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及世勣父蓋魏徵等世勣走免數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建德使守黎陽而以世勣為質以魏徵為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執携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立命斬奴反執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建德還洛州築宮徒黎陽今濬州本漢黎陽縣又黎陽津在縣東都之集覽一里五步北魏置黎州宋置通利軍陸濬州在滑州西北二十五里偵之偵通作遠丑正反覘也關伺也博雅曰偵問也父蓋世勣之父名蓋

質貫

衛州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一統志云滑州古本豕帝
氏之國春秋為衛地秦漢皆為東郡地晉為濮陽國地
劉宋於此置兗州及東郡後魏罷兗州以東郡屬司州
後周改杞州隋改滑州大業初改東郡唐復為滑州天
寶初改靈昌郡乾元初復為滑州後置義成軍光啓初
改宣義軍宋改武成軍後改滑州金初隸開封府後隸
大名府元仍舊本朝初改為縣以白馬縣省入改屬
大名府齊州注見漢景帝二年濟南兗州注見漢獻帝
興平二年

鄭主世充徇地至滑臺唐汴亳州降之質實

滑臺地名注見宋文帝元

嘉二十七年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亳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唐以夏侯端為祕

書監

初唐主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撫山東秘書監夏侯端安
撫淮左端至黎陽李世勣發兵送之自澶淵濟河傳檄
州縣東至於海南至於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行至
譙州會汴亳降於王世充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

二千入雖糧盡不忍委去端謂曰卿等鄉里皆已從賊
可斬吾首歸賊必獲富貴衆皆曰公於唐室非有親屬
直以忠義志不圖存某等雖賤心亦人也寧有害公以
求利乎乃復同進潛行五日餓死及遇賊奔潰唯存五
十二人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為
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送
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
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取吾首耳因
解節旄懷之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冒踐荆棘晝夜兼
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弱水為虎狼所食人喪其半端
詰闕見唐王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唐主復以為祕
書監楚之至山東亦為竇建德所獲楚之不屈竟得還
王世充攻雍立李公逸遣使求救唐王以隔賊境不能
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立身率輕騎入朝至襄
城為世充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
曰於我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
沒於我澶淵左傳襄二十年盟于澶淵杜預曰澶淵在
集覽澶淵左傳襄二十年盟于澶淵杜預曰澶淵在
及汴音紆五代周至宋皆名澶州取古澶淵為質實
名也今大名府開州是也州在府南百六十里

志云澶淵古地名春秋時屬衛秦為東郡地漢為領丘
郡地唐置澶州又分置澶水縣貞觀中州廢以縣屬魏
州後復置五代晉陞鎮守軍宋陞開德府治濮陽縣金
復為澶州後改為開州屬大名府元仍舊本朝因之
以濮陽東明縣省入仍屬大名府淮水名注見漢後上
延興二年譙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杞州注見漢
桓帝延熹四年雍丘淮南郡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
節旄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宜陽縣名注見周安王十
一年雍丘縣名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襄城縣名注見
周赧王十五年

十一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屯柏壁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度河屯柏壁與金剛相持民間
世民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
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
賊勢日衰永安王孝基等攻賊黨呂崇茂崇茂求救於
金剛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虜孝
基等敬德等將還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等邀之於

美良川大破之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
阪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邀擊又大破之敬德僅
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金剛戰世民
曰金剛悉軍深入兵精將猛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
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
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劉武周殺之
集覽柏壁城名也在汾州介休縣北十二年蔡盈出奔過於周
也掠與畧同左傳襄二十二年蔡盈出奔過於周

周西鄙掠之注音亮奪也尋相姓名也夏縣屬解州在
平陽路括地志云解州安邑故城是美良川在蔚州廣
靈縣南屬上都汾隰隰本漢蒲子縣隋置隰州
今屬平陽府本西河郡後魏置汾州今屬太原府
志云柏壁城名在平陽府絳州西南二十里後魏東雍
州正平郡治此後周改絳州移於稷山縣之玉壁城尉
遲敬德朔州鄆陽人夏縣本禹所都之地漢為安邑縣

境後魏太和中別置南安邑縣改為夏縣以禹舊都故
名隋初屬虞州後屬河東郡唐屬絳州乾元初改屬陝
州金元屬解州本朝因之改屬平陽府汾隰二州名

汾注見周赧王二十三年西河
隰注見晉懷帝永康二年蒲子

夏克鄭新鄉虜其將劉黑闥

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新
事竇氏勣則見疑宜先立効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
從之襲王世充獲嘉多所俘獲以獻又擊新鄉虜其將
劉黑闥竇建德由是親之黑闥漳南人少驍勇與建德
善後事王世充常竊笑其所為世充使守新鄉至是建
德署為將軍使將奇兵東西掩襲往來乘間奮擊克獲
而還於是世勣說建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完實孟海公
竊有其地今以大軍取之而臨徐兗則河南可不戰而
定矣建德然之欲自將以徇河南先遣其行臺
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
徐廣曰城名在懷州武陟縣境內
案輿地要覽今衛州獲嘉縣是
年曹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一統志云戴州本漢城
武縣屬山陽郡東漢屬濟陰郡晉屬濟陽郡北齊於此
置未昌郡隋初罷郡置戴州大業初廢州以縣屬洛陰
郡唐貞觀中屬曹州五代唐屬單州宋金元因之
朝初改屬濟寧府後改屬兗州府徐兗二州名徐注見
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充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漳南

庚辰

注見秦二世三年

唐武德三年。是歲并楚夏定揚梁師都
梁銑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揚梁法興亡

反隋守將王行本降

集覽

蒲反反本作阪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阪

行本糧盡援絕乃出降斬之

李世勣復歸于唐

李世勣謀侯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并
建德土地歸唐建德久之不至曹旦在河南多侵擾諸
賊羈屬者皆怨之世勣以謀告中譚殿帥李商胡之母
霍氏霍氏亦善騎射號霍總管令商胡召旦福禪飲皆
殺之乃遣人告世勣世勣欲襲其營聞已有備遂與郭
孝恪帥數十騎奔唐建德群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
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

臣其父何罪遂赦之且取濟州

實貫

宣帝太建七年濟

州注見晉帝奕太和元年高平

定揚取唐長子壺關質實長子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壺關縣名注見漢獻帝建

安七年唐工部尚書獨孤懷恩謀反伏誅

初獨孤懷恩攻蒲反又不下唐主數誚讓之懷恩由是怨望唐主嘗戲謂之曰姑之子皆已為天子次應至舅之子乎懷恩亦頗以此自負時拒腕曰我家豈女獨貴乎遂與麾下元君實謀反會懷恩君實與唐儉劉世讓皆沒於尉遲敬德君實謂儉曰獨孤尚書近謀大事若能早決豈有此辱哉及美良川之戰懷恩逃歸唐主復使攻蒲反儉恐懷恩遂成其謀說敬德使劉世讓還與唐連和遂以懷恩反狀聞時王行本已降懷恩入據其城唐主欲幸懷恩營已登舟矣世讓適至唐主大驚曰吾得免豈非天也乃使召懷恩懷恩未知事露輕舟來至遂誅之質實拒腕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劉世讓京兆人

突厥立揚政道為隋主

居定襄質實定襄郡名注見晉懷帝永嘉六年

二月唐改官名

納言為侍中內史令為中書令

唐以封德彝為中書令

書法始正官名而百僚之長者用若人唐之官不足貴矣綱目比而書之深譏之也

發明唐改官名內史令為中書令是矣然始居是職者乃姦邪誤國從賊詭君之人耳唐不能取而

尸諸市反從而寵秩之况中書令師長百僚乃以斯人為之其為是職之累多矣直書于冊其失自見

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揚可汗武周及金

剛皆走死

宋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一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饑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

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
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
竭忠狗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饑迫
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
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
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
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隙後金
剛大敗敬德尋相舉休介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喜甚
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為變驛以
為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
金剛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
得州縣皆入于唐唐以喜儉為并州道安撫大使季仲
文為總管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斬之武周
之南寇也其黨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
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不如北連突厥南結
唐朝南面稱孤足為長策武周不聽及敗泣謂君璋曰
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久之謀亡歸焉
質實 一統志云呂州隋初
事世突厥殺之而使君璋統其餘衆
所置即後魏之永安郡後廢之故城在平陽府霍州西
三里又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霍邑雀鼠谷注見上

十一月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上谷郡名
注見秦王政三年馬邑郡名注見漢高帝六年
五月夏人侵唐幽州不克
竇建德遣兵擊幽州李藝再擊破之建德大將王伏寶
勇畧寇軍中諸將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
王奈何聽讒自
斬左右手乎

唐立老子廟
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
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范氏曰唐
祖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詭說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
宗明皇扇其風遂用方士之言而躋之於上帝卑天誣
祖悖道
質實 一統志云羊角山在平陽府浮山縣東南
甚矣 三十五里兩峯對峙東南峯有華池今更
名龍角山老子廟在龍角山上唐武
德中神見此山遂立有御製碑存焉

書法 書老子廟何譏誣也故
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發明

唐信妖人之言而祖老子綱目止以立老子廟書之者不予其祖之也

六月顯州人殺唐行臺楊士林以降于鄭

質實

顯州注見齊武帝永

明五 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初王世充所部降唐者相繼世充令一人以叛舉家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舉家以者四鄰皆坐誅而亡者益甚又以宮城為大獄意所忌者并繫其家屬繫者不下萬口餓死者日有數十至是唐主議擊之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七月唐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屈突通二子在洛陽唐主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為俘囚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唐主嘆曰狗義之士一至此乎秦王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黃君漢攻迴洛城大軍屯于此邙連營以逼之世充陳於青城宮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

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而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胡氏曰唐帝長安鄭帝洛陽迹其所以取之未

有大相過者故王世充有隔水之問而秦王所以答之者語雖大而理不暢也使唐初舉事若湯伐桀武伐紂沛公誅無道秦則其文告

之辭豈止如是而已乎 **集覽** 文告之辭謂以大義作為文辭以告曉其衆庶

如湯放桀作湯誓武王伐紂作秦誓之類也 **質實** 洛陽左傳昭十三年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 **質實** 洛陽

注見周顯王三年太行山名注見周安王十六年河內郡名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洛口地名注見隋煬帝大

業十三年北邙山名注見漢靈帝中平六年一統志云青城宮在河南府洛陽縣治北隋大業初所建東都注見秦莊襄王

元年三川

九月鄭顯州總管田瓚以二十五州降唐

自是襄陽聲 **質實** 襄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問與世充絕 **質實** 襄陽郡名注見漢

唐攻鄭轅轅拔之

秦王世民遣王君弼攻轅轅拔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
還先是世充將廓士銜等掠唐境君廓以策擊却之詔
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
也於是河南州縣相繼降唐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有
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殺開山言於世民曰
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為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
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內賜之金曰
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
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
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奔至圍之
單雄信引衆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
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
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
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集覽

轅轅注見秦

質

實

管城縣名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

鄭濮州降唐

初王世充以兩元貞為滑州行臺僕射李密故將杜才
幹守濮州恨元貞叛密詐以其衆降之元貞自往招慰
才幹迎入就坐執而數之曰汝本庸才魏公置汝元僚
不建毫髮之功乃構滔天之禍今來送死是汝之分遂
斬之遣人齎其首至黎
陽祭密墓以濮州降唐
質實 濮州注見周安王五年濮
名府濬縣東三
里大任山之西

冬十月夏王建德圍幽州高開道遣使降唐

竇建德之圍幽州也李藝告急于高開道開道帥二千
騎救之建德兵引去開道因藝遣使降唐唐以為蔚州
總管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建德帥衆二十萬復攻幽
州兵已攀堞薛萬鈞萬徹帥敢死百人從地道出其背
擊走
質實 蔚州注見楚義帝元年代
北平郡注見秦王政三年

鄭管榮汴州降唐

李密之敗也揚慶歸洛陽王世充以為管州總管秦王
世民逼洛陽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

往據其城時世充太子玄應鎮虎牢軍于滎汴之間聞
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勣擊却之滎州刺史魏陸陽城令
王椎汴州刺史王要漢皆來降玄
應開諸州皆叛大懼奔還洛陽
實寶 管州注見梁武
帝普通六年虎
牢關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武帝晉通六年鄭城汴注見周顯王二
城縣名注見隋場
帝大業十三年

突厥處羅可汗死弟頡利可汗吐必立

初梁師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為數
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既亡天下將
悉為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
定南取中原師都請為鄉導處羅從之謀大舉入寇而
卒立其弟莫賀咄設
集覽 定揚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揚
咄必號頡利可汗
反必蒲結及突厥別部典兵者曰設莫賀咄其設
之號咄必其名也先為莫賀咄設今立為可汗
實寶
中原注見唐玄
宗大寶十五載

鄭遣使如夏乞師

初王世充侵黎陽竇建德襲破其殷州以報之自是二
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
德夏中書侍郎劉彬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
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鄭地日蹙唐
疆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
怨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
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
實寶 殷州注見
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
年 泰二

十二月鄭許亳等十一州降唐

見漢獻帝建安
十五年譙邑
○唐峽州兵伐梁拔荆門鎮
實寶 許州注見漢後主建
興十年許昌亳州注

梁主蕭銑性偏狹多猜忌諸將恃功恣橫好專誅殺銑
患之乃宣言罷兵營農實欲奪諸將之權大司馬董景
珍弟為將軍怨望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時鎮長沙據
郡降唐唐遣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紹即攻梁拔荆

門鎮銑遣其將張繡攻長沙景珍謂曰前年臨彭越往
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為相攻繡不應景珍欲走為
麾下所殺銑以繡為尚書令繡恃功驕橫銑又殺之由
是功臣諸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紹所部與梁鄭鄰接
二境得紹士卒皆殺之紹得二境士卒皆安

集覽

荆門鎮今荆門

吳主子通敗梁兵取京口杜伏威擊之子通敗走龔梁梁

王法興走死

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敗走吳郡於是丹
陽思陵等郡皆降於子通杜伏威遣輔公拓攻之子通

巳辛

大敗秦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徒居
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龔沈法興
於吳郡大破之法興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群
臣徙都餘杭盡取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
稽西距宣**質實**京口郡名注見晉咸帝咸和三年吳郡
城皆有之**質實**注見漢獻帝定興三年丹陽郡名注見
漢獻帝興平二年昆陵郡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江都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一統志云太湖在蘇
州府城西南五十里禹貢謂之震澤周公爾雅謂之具
區史記國語謂之五湖圖經以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
金吳湖為五魏肅昭以胥湖蠡湖洮湖滭湖與太湖為
五吳虞翻云水通五道謂之五湖其地跨蘇常嘉湖四
府界餘杭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會稽郡名注見
漢和帝永元元年置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
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梁春正月唐黔州兵攻梁拔其
銑吳亡并楚梁師都凡三國

五州四鎮質實

一統志云黔州本漢武陵郡之酉陽縣地
自孫吳至梁並為黔陽縣地隋置彭水縣

黔州為紹慶府元為紹慶路縣仍舊本朝省路改屬重
為黔州治所宋以杜洪洋水信寧都瀘四縣省入紹定初

府慶 ○唐秦王世民擊鄭鄭主世充與戰敗走

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騎皆皂衣玄甲分為左右使秦叔實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將之每戰自被玄甲師之以為前鋒所向摧破敵人畏之屈突通將兵行屯猝遇王世充戰不利世民帥玄甲赴之世充敗走

二月唐以趙郡王孝恭為夔州總管李靖為行軍總管

李靖說孝恭攻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以孝恭為夔州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靖為行軍總管委以軍事靖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為質

唐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於穀水進圍洛陽

王玄應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奏請進圍東都唐主曰今取洛

夏王建德虜王孟海公○三月唐襲夏鄴城

陽政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可悉收之子女王帛分賜將士世民移軍青城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微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其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唐主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於唐主曰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若旋師賊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

實實與

實建德普樂令程名振降唐唐使將兵徇河北名振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閼婦人乳有漣者

九十餘人悉縱遣
集覽 乳有漣說文漣乳汁也音親勇

質實 一統志云普樂縣名唐初所置後陷於竇建德遂
獻帝建安十五年

突厥寇汾陰 **考異** 寇當 **考證** 寇當

突厥頡利可汗士馬雄威有憑陵中國之志王世充使人說之曰昔啓民奔隋頡文帝之力有此士字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宜奉揚政道伐之以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唐主以中國未寧待突國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寇汾陰 **集覽** 啓民突厥可汗之號也揚政道遂奔 **質實** 汾陰縣名注見 **集覽** 隋煬帝之孫齊王暕之子隋亡突厥 **質實** 周顯王四十年

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王世充降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之食民食草木况餅死者相倚於道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陷管州榮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於城下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自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欲退保新安以乘其弊世民曰建德新克海公將驕卒情吾扼其咽喉取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月之間世充潰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疆何弊之乘吾計決矣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入武牢將驍騎五百出覘建德

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
終餘四騎皆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世民
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
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
來如是再三世民遂巡稽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
擊大破之建德迫於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
思歸世民又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凌敬言
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
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狗汾晉趣蒲津蹈無入之
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建德將從之
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皆曰
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敬固爭之建德怒令
扶出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
子所知也謀告曰建德向唐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矣
五月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匹牧於
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衆出牛口置陳亘二十里鼓行
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
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置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
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
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

又爭飲水遂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
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帥輕
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建德方朝群臣召騎兵使
拒唐兵阻朝者不得過建德揮朝者令却進退之間唐
兵已至於是大戰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等卷
旆而入出於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
中槊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之曰我討世
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
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封德彝入
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遂囚建德至洛陽城
下以示世充世充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曰吾所恃者
夏王今已為擒雖出終必無成世充乃素服帥其太子
群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
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世民乃入宮城命房玄齡
收隋圖籍制詔已為世充所毀命蕭瑀等封府庫收其
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推信朱粲等十餘人斬之初
秦王府屬杜如晦叔父淹事王世充譖如晦兄殺之又
囚其弟楚客餓幾死至是淹當死楚客請如晦救之不
從楚客曰曩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內相殘
而盡豈不痛哉欲自刎如晦乃為之請淹得免死秦王

坐閭闔門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
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
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
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
門闕廢諸道場建德餘衆走至洛州欲立建德養子為
主徵兵以拒唐僕射齊善行曰夏王英武士馬精疆一
朝為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邪今喪敗如此必
無所成不若委心請命於唐乃與裴矩曹旦帥百官奉
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于唐王世充弟世辯亦
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
十餘州世充建德之地悉平胡氏曰凌敬之策誠善策
也然長安并州將帥自足以當建德而汾晉蒲津豈不
戰所能下延引日月適足以孤洛陽之心爾而秦王攻
圍益急世充其能不破乎既破世充北取建德不過遲
時月間耳又曰蘇威罪固太矣比之封德彝裴矩宇文
士及之徒不有間乎秦王能責蘇威而不能戮德彝等
反寵任之**集覽**武牢即虎牢也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其失甚矣**兩寇合從**謂建德與世充講好也過秦
論合從締交注從與縱同將容反**祭酒**注見漢獻帝建
安元年**薄其陳**薄蒲各反又音博迫之與戰也陳讀曰

陣又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薄之
門闕注見周顯王十九年冀闕
陽翟縣名注見周安王二年成阜
元年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面縛注見漢順帝
漢安一年薛收汾陰人道衡之子新安縣名注見楚義
帝元年河陽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孟津鞏縣名
注見漢王邦三年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上黨郡
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二年蒲津關名注見秦始皇廿六
年廣武城名注見漢王邦四年一統志云牛口峪名在
真定府臨城縣西二十五里相傳昔有童謠曰竇入牛
口勢不得久竇建德為唐兵所破走至此果被擒舊有
竇王廟在焉史太宗西突厥特勒也徐宋二州名徐注
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宋
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

秋七月唐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

王世充僕射豆盧行褒蘇世長以襄州來降唐主與之
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行褒輒殺使者既至長安唐
主誅行褒而以世長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
禽獸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為樂唐

通鑑綱目卷三十八 唐高祖武德四年 三十五

主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
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此殿場帝之所為
邪唐主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所為
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與王之
所為耳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
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
其失乎唐主曰然之豆盧氏復姓其先慕容氏支庶燕王
主深然之豆盧氏按北人以歸義為豆盧因氏焉見北史
守賜姓豆盧氏按北人以歸義為豆盧因氏焉見北史
豆盧寧傳傾宮鹿臺汲冢古文曰夏桀作傾宮瑯百姓
之財商紂作鹿臺其大質實蘇世長京兆武功人襄州
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一年
襄陽高陵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一統志云鹿臺
在衛輝府淇縣南陽社商紂所築以聚天下之財周書
武王散鹿臺之財即此大名府滑縣西五十里
亦有之武功縣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
書法自晉元之篇書趙以喬豫和苞為諫大夫至是
治書侍御史繼書李素立為侍御史此書蘇世長為
諫議大夫皆予之也與用士及德彝善果之時文異

矣唐初之政駁而不醇類如此終唐之世書諫議大
夫十蘇世長魏徵等孫伏伽盧鴻陽城吳通玄常渠
牟劉栖楚柳公權鄭胡皆美也唯吳通玄常渠為譏焉

唐秦王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

秦王世民至長安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
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王
世充竇建德獻于太廟行飲至之禮以饗之詔赦世充
為庶人徙蜀斬建德於市以天下畧定大赦百姓給復
一年陝魏轉輸勞費幽州久隔寇戎皆復二年既而王
竇餘黨尚有遠徙者孫伏伽上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
陛下已赦而復徙之使臣民何所憑依且世充尚蒙寬
宥况於餘黨所宜縱釋唐主從之世充未行定州刺史
獨孤脩德矯敕殺之詔免脩德官胡氏曰王竇皆非唐
之叛臣也而世充事煬帝不忠致隋失天下又弒恭帝而
自立淫刑以逞虐及無罪其罪為重宜數其罪而戮之
而待建德以不死則刑有章矣而唐不然其不戮世充
也得非內省有疾與其誅建德也無乃畏惡其
能與已而使人潛殺世充豈所謂與衆棄之與

集覽

前後

部鼓吹 鼓吹音律管簫之樂也本北狄馬上之聲漢以後以為鼓吹亦軍中樂於馬上奏之唐制鼓吹有五部吹音尺偽反飲至之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飲至告廟給復一年給與也復音福除也與免一年徭賦

書法

陳之亡也書俘陳叔寶於是俘世充建德以獻太廟則身為不以俘王世充寶建德書之不使

建德列於世充也故止書獻俘然則世充書赦何有罪也建德書斬不書誅何無罪也有罪者赦無罪者

斬唐之得失見矣

發明

太宗英武蓋世漢高光之傳而王寶以盜賊之靡當之宜乎折北不支殆甚於摧枯拉朽之易

也或曰太宗比高光孰優曰太宗弱冠起義克長安平羣盜如反諸掌兵鋒未嘗少劬所向無前非其才

之過人安能至此使之處光武之地固優為之若遇漢高之事殆恐未易言也何則漢祖起於亭長首以

誅無道秦為名初無挾詐詭秘之術固已高人一等然入關未幾即制於項氏之手退據巴蜀乃能席卷

三秦聲羽大逆之罪東向以爭天下百敗而氣不折卒能摧折慄悍之人而斃之使太宗處此其少年英

銳之氣恐未能如漢祖之隱忍况淮陰英彭輩皆不世之才尤未易以籠絡駕御而高祖使之如嬰兒玩

弄於股掌之上彼薛杲劉武周二况項籍之萬分哉此其勇畧曾不及英彭之一二况項籍之萬分哉此

所以知其未易辦也然天生英主各適其時要未容以槩論惟建德世充之死其是否則有可言者世充

誠有罪然唐既受其降則不可殺之彼亦自謂罪固當誅特秦王許臣不死其辭為甚直若建德則越境

而來又於陳擒之戮之宜矣一赦一誅固非過也若夫他時蕭銑既降而死則唐始為濫殺矣觀者又當以是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釐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置監於洛并幽益等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餘盜鑄者身死家沒

集覽 三銖四釐音殊祭倫追反十黍為象十也

貨貫 洛并幽益四州名洛注見秦莊襄王也

一統志云幽州夏殷省幽入冀又為冀州地周復置幽州武王封克後於薊封召公奭於燕即此秦為上谷漁陽二郡地漢初為燕國又分置涿郡元狩中改燕國為幽州元鳳初改為廣陽郡本始初更為廣陽國東漢省幽州合上谷永元初復立廣陽郡後魏於薊立燕都又於郡置幽州魏為燕國晉改范陽國後魏於薊立燕都又於郡置幽州燕立總管於幽州隋開皇初郡廢州存後省州入涿郡唐武德初改為幽州遼陞幽州為南京幽州改為范陽郡乾元初復為幽州遼陞幽州為南京幽州改為范陽郡宋宣和中改名燕山府尋後入金稱燕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

京改號中都以前津府為大興府元初為燕京路號大興府至元初建中都後改為大都路 本朝初改為北平府尋改為順天府直隸京師

益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書法 唐自是錢幣凡七變是年高宗乾封元年鑄乾封泉寶二年罷肅宗乾元元年鑄大錢二年更鑄大小錢皆當一。此後世錢文用寶字始此

竇建德諸將居間里暴橫為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皆驚懼不安會詔悉徵建德故將於是范願高雅賢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即殺之吾屬皆為夏王所厚今不為之報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小之以劉氏為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衆怒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屏居漳南諸將請之告以其謀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飲食定計聚衆襲縣據之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尚書省無事

則罷之朝廷開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洺州

覽 魏冀定滄並置總管府以淮安王神通為行臺僕射

十二年隨郡洺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冀注見秦二世

四州名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冀注見秦二世

二年信都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滄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

書法 書故將何予義也建德之死唐為已甚故黑闥

以故楚將書反公師藩以成都故將書冠為讖辭

發明 楊廣有罪故群盜皆以兵起書之今唐非隋比

將則無嫌於起兵凡已平之國其臣民有能舉事者

皆書起兵如周平齊隋平陳之後往往有此類此網

目忠厚待人許其臣民以不忘舊主之意也嗚呼仁哉

擊之

黑闥陷鄆縣竇建德舊黨稍出歸之衆至二千人為壇

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發關中

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李玄集覽 鄆縣索隱曰鄆音

通等擊之又詔李藝引兵會擊 輸常昭曰清河郡

邑正義曰貝州縣也案貝州今恩州 鄆縣注見隋

是漢唐時清河郡也至肅宗改貝州 鄆縣注見隋

年李玄通 藍田人 鄆縣注見隋

唐徐圓朗舉兵應劉黑闥

初洛陽既平徐圓朗請降拜兗州總管黑闥作亂圓朗

與通謀唐主使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圓朗執之

舉兵反充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皆應之圓朗自稱

八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 劉黑闥據鄆縣唐遣兵

待之如舊 質實 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充注見漢獻

不可殺也 質實 任城縣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充

老母勿以吾為念圓朗初色動乃笑曰盛將軍有壯節

日吾奉使無狀為賊所擒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侍

魯王厚禮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虞城降彥師為書

與通謀唐主使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圓朗執之

初洛陽既平徐圓朗請降拜兗州總管黑闥作亂圓朗

與通謀唐主使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圓朗執之

舉兵反充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皆應之圓朗自稱

魯王厚禮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虞城降彥師為書

與通謀唐主使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圓朗執之

初洛陽既平徐圓朗請降拜兗州總管黑闥作亂圓朗

帝興平二年鄆注同上元年陳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
祀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雍仁伊注見漢帝玄更始二
年陸渾洛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曹注見漢光武建
武八年濟陰戴注見隋恭帝侗皇泰二年魯郡名注見
漢獻帝興平二年兗州一統志云虞城縣名本古虞國
即禹封商均之地漢置虞縣屬梁國後魏屬沛郡北齊
省隋復置屬宋州唐置東虞州尋廢改縣曰虞城五代
梁置輝州宋廢以縣屬宋州後屬應天府金廢元復置
屬東平路後屬濟寧路
本朝因之改屬開封府

書法

圓朗書唐矣應黑闥則叛也曷為不以叛書黑
闥之舉義也圓朗應之亦義也於是降而復叛
者皆書叛惟圓朗書舉兵所以
予義也故世民之師止書擊

唐括戶口 ○ **唐蠲太常樂工為民**

詔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沒子孫相承多歷
年所並蠲為民且令執事若仕官入流勿更追集
入流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流外

集覽

唐淮安王神通擊劉黑闥敗績

淮安王神通至冀州與李藝合兵與黑闥戰於饒陽乘
風擊之既而風反神通大敗藝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

質實

饒陽縣名注見漢
帝玄更始二年

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
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
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
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
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
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
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贊
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
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為陝州長史房玄齡曰餘人
不足惜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
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
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玄

齡獨叔采人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唐主曰玄齡為吾見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姓也漢高時膠西有蓋公索隱曰蓋音古闕反字書作

都登瀛洲言如杲仙也按瀛洲山名神仙居焉前書郊

祀志蓬萊方丈瀛洲此質實薛元敬汾陰人叔之從子

三神山傳在渤海中

李守素趙州人陸德明蘇州吳人孔穎達冀州衡水人

先聖三十三世孫蓋文達冀州信都人許敬宗高陽北

新城人善心之子閻立本京兆萬年

人立德之弟幕府注見泰王政三年

唐遣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
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
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帥戰艦二千餘
艘東下銑果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屢破
其兵進至夷陵入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絀數千人
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
之請曰彼救敗之帥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
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蔑

不勝矣若急之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
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

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籍其用柰何棄以資

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

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

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規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

見之果疑不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岑文本

文本勸銑降銑謂群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

力屈則百姓蒙患柰何以我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以

太牢告廟下令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群臣總縷布幘

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

城諸將欲大掠文本曰江南之民遭隋虐政重以爭戰
跣踵延頸以望真主是以蕭氏君臣決計歸命庶幾有
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向
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將帥拒闕
死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
路彼為其主闕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於
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孝

集覽

蓋文

連蓋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蓋文

恭送銑長安斬於都市以孝恭為荊州總管靖為上柱國安撫嶺南先是銑遣劉洎畧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靖既度嶺所至皆下銑桂州總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以靖代之引兵下九十州得戶六十餘萬范氏曰蕭銑故梁子孫因隋之亂保據荆楚欲復先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胡氏曰蕭銑志復舊業非唐叛臣唐若以文告之辭招而撫之再三不下然後用兵既服其人當矜其志胙以江南百里之國使奉梁祀則唐之德庶幾乎武王下車之政矣而以盜賊待之必殺之而後憊不仁甚矣
集覽 總縲注見漢元年跋踵而來正義曰跋音岐同立弭反舉也踵足跟也言舉踵而來正義曰跋音岐延頸正義曰延引也言舒頤而顛望也義聲先路當以義聲為王師之前導也離騷經曰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質實 江未詳處所或謂峽州之江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宜都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夷陵郡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倉猝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洞庭湖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太牢

姓名注見太宗貞觀十八年荊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嶺南道名注見隋恭帝侑義寧二年
荊州 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

書法 於是斬銑都市則何以不書諱之也唐平諸國雖降鮮不殺者淫刑甚矣然仁果貪暴黑闥降猶曰有以藉口故綱目悉書之惟王行本蕭銑不書不忍書也其不忍何行本各為其主蕭銑自紀其叙皆既降矣而殺斬之諱之者甚之也

十一月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

伏威於是盡有淮南江東之地

劉黑闥取唐定州總管李玄通死之

劉黑闥執玄通愛其才欲以為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飲醉謂守者曰吾能劔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引刀自刺

死而

書法

唐起兵於是四年耳書死節者已四人焉劉成
帝業也宜哉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書死之者五
十四詳漢孺子嬰居攝元年於是四書皆唐也

高開道叛唐自稱燕王

幽州饑李藝告糶於高開道許之藝發三千人車數百
乘馱馬千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於藝復稱燕王
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

集覽

恒定幽易恒州即鎮州
也本漢恒山國晉改恒

州五代唐置真定府定州戰國時中山國也今中山府
是屬真定路幽州古冀州地舜以冀州廣遠分燕北地
置幽州今大興府是易州本秦上谷郡
地漢涿郡之固安縣也今屬保定府
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中山幽注見本年易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

書法

書叛何嘗降也故入幽州
則書冠綱目之名分嚴矣

十二月唐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初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竇建德故將卒爭
殺唐官吏以應之李世勣走保洛州黑闥追擊破之援
相黎衛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遣使北連突厥將
軍秦武通程名振等皆自河北遁歸長安乃命秦王世
民齊王元吉討之

集覽

唐為鄴郡今彰德府是黎州古黎陽縣
北魏置黎州今濬州是衛州殷所都也

實實

趙魏二州
名趙注見

漢景帝三年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相黎衛三州名
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黎注見漢成帝綏和二
年衛注見秦王
政七年朝歌

年上

唐武德三年○漢東王劉黑闥天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
造元年○是歲楚亡并梁凡三國

東王

黑闥稱王改元都洛州建德時文武悉復本
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

實實

洛州
注見

漢武帝元狩四年廣平

三月突厥遣使如唐

先是處羅可汗與劉武周寇并州唐遣鄭元璿往諭之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羅病死國人疑元璿毒之留不遣唐又遣漢陽公瓌使頡利欲令瓌拜不從亦留之唐復遣使賂頡利且許結昏頡利乃遣使送元璿等還

晉寶

鄭元璿鄭州榮澤人善果從兄一統志云漢陽縣名本漢安陸縣地屬江夏郡東晉於臨漳山置范

陽縣後廢隋開皇末置漢津縣屬復州大業初改曰漢陽屬河陽郡唐初於此置河州後廢州以縣屬邠州五代周為漢陽軍治宋廢軍紹興中復置元為漢陽府治本朝因之屬漢陽府

唐秦王世民破劉黑闥於洺水黑闥奔突厥

秦王世民軍至獲嘉黑闥棄相州世民取之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上以逼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自將拒之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隄上急擊之城地皆震動范頊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兵擊藝於鼓城大敗

洺水人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守之黑闥引兵還攻甚急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進恐君廓不能守行軍總管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乘之入城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世民復拔洺水與

藝營於洺水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李世勣逼其營高雅賢出戰敗死黑闥運糧水陸俱進程名振邀之沉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步騎二萬南度洺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水大至衆遂潰黑闥與范頊等奔突厥山東悉平

皇泰二年肥鄉縣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一統志云洺水在廣平府城北三十里源出遼州太行山流經

武安縣東北入永年縣北境至雞澤縣界與沙河合

城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下曲陽洺水縣名本漢

廣平國斤漳縣地隋置洺水縣唐省入曲周縣宋復置

尋廢金始置威州治井陘縣屬真定府元徙威州治於

廣平國斤漳縣地隋置洺水縣唐省入曲周縣宋復置

尋廢金始置威州治井陘縣屬真定府元徙威州治於

洛水而縣屬焉至正間廢縣以州屬廣平路本朝初
降州為縣改屬廣平府高家未詳處所批戰注見漢王
邦四年山東道名注見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夏六月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考異寇並當作
侵下書突

亦同之 厥寇并州 考證 寇皆當
作入

書法 黑闥前書起兵此其書寇何引狄亂華不
可以不書寇也至加兵黑闥則復書擊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擊徐圓朗杜伏威入朝于唐考異

按圓朗唐之叛臣當
書討此書擊傳誤

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振淮泗杜伏威懼遂
請入朝世民以淮濟畧定使淮安王神通及任瓌李世

勳攻圓朗而還質實淮泗二水名淮注見漢景帝三年泗注見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淮濟二水名淮注見

漢景帝三年濟注見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

李子通叛唐伏誅

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既來江東未定往收舊兵
大功可立遂相與亡走至藍田為吏所獲伏誅

藍田縣名注見
周赧王三年

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唐

盎承李靖檄以所部降唐以其地為高羅春白崖儋林
振八州以盎為總管先是或說盎宜劾趙佗稱王盎曰

吾家居此為牧伯者五世富貴極矣常懼不克
負荷為先人羞敢劾佗乎遂降唐嶺南悉平

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高羅春白崖儋林
八州高注見宋文帝元嘉八年高涼一統志云羅本漢

高涼縣地宋分置羅縣屬高涼郡梁置羅州隋併入高
涼郡唐置石城縣為羅州治天寶初改廉江縣宋省入

吳川縣乾道初復析置石城縣屬化州元屬化州路
本朝仍屬化州隸高州府春本漢合浦郡高涼縣地吳

屬高涼郡梁於此置陽春郡又陽春縣隋平陳廢郡以
縣屬高州唐於縣置春州天寶初改南陵郡乾元初復

為春州宋廢州以縣屬南恩州元仍舊本朝初州廢
縣改屬肇慶府白本秦象郡漢為合浦縣地唐初析置
南州并置博白縣以山為名尋改南州為白州宋廢州
以縣隸蕪州未幾州復置政和初又廢州以縣隸蔚林
州尋復置紹興中復廢州以縣隸蔚林州元仍舊本
朝因之改屬梧州府崖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
注同上年儋耳林唐初所置尋改緜州宋初州廢以所
領常林阿林羅繡三縣俱省入普寧縣屬容州故址在
梧州府陸川縣境探本漢珠崖郡地隋置臨振郡唐改
為振州治寧遠縣天寶初改為延德郡又改寧遠郡乾
元初復為振州宋改崖州熙寧中改朱崖軍紹興中軍
廢尋復置改吉陽軍元因之本朝初復為崖州寧以
寧遠縣省入改屬瓊州府趙
佗稱王事在漢文帝元年

八月突厥寇并州唐遣鄭元璠如師頡利引兵還

突厥頡利可汗將十五萬騎入鴈門寇并州命太子建
威秦王世民禦之唐主謂群臣曰和戰孰利鄭元璠曰
戰則禍深不如和利封德彞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
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

為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唐王從之裴邑
王神符汾州刺史蕭顛連破突厥斬首五千餘級乃遣
鄭元璠詣頡利責以負約頡利頗慙元璠因說之曰唐
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
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還師脩好坐受金幣孰
與棄昆弟積年之歡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
還元璠自義寧以來五
使突厥幾死者數焉
集覽 帝衛年號
質實 雁門郡名
政三年襄邑縣名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汾州注見周
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
同十一年可汗夷狄君長之
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冬十月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敗沒

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
出犯陳萬寶擁兵不進由是敗沒時年十九秦王世民
深惜之曰道玄嘗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効之
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

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

發明

前書命秦齊二王擊黑闥繼書秦王破黑闥則成功者秦王也至此上書遣元吉而下書道玄

敗沒則元吉受任為無功矣唐祖是時蓋默息秦王功高而猶幸餘子有功足以敵之初不料元吉之不

楚王林士弘卒其眾遂散

初蕭銑之敗也散卒多歸士弘士弘軍勢復振至是攻

循州不克其將王戎以南昌州降唐士弘亦請降復

走保安成山洞洪州總管若干

則擊破之會士弘死其眾遂散

干居

寒反

漢為安平安成二縣地安平屬豫章郡安成屬長沙國

東漢改為安復縣隋廢安成郡併安復入平都復改為

安成縣屬吉州開皇中又改曰安復唐初改為安福縣

置潁州尋廢以縣屬吉州宋因之元陞為安福州本朝復為縣屬吉安府

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

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劉黑闥盡復故地進據

洺州齊王元吉不敢進而太子建成請行故遣之物唐

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

成當以汝為太子將佐亦以為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

喜酒色遊畋齊王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建成

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世民獨不事之由是諸

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世民獨不事之由是諸

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時世民元吉皆居別殿

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太子

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

後為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

唐主怒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父典兵在外為書

生所教非復昔日也胡氏曰太子令二王教與詔敕

並行雖高祖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獨不知其不可而

辭之邪房杜諸人亦無所警發何也高祖不思因事更

制乃謂秦王為書生所教可謂易其言矣○秦王每侍
宴宮中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或歎
泥涕唐主不樂諸妃嬪曰陛下春秋高宜相娛樂而秦
王如此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子母必無子遺
矣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子母屬之必能保全唐主為
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踈而建元吉日
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亦說太子曰秦王功蓋
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
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以大軍臨之勢如
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
自安於是太子請行范氏曰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
以衆古之道也晉蘇公使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
出而勉太子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輔導
東宮當勸建成以孝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
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為泰伯不亦善乎乃使建成擊賊
以立威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
乎以王魏之賢猶如此况庸人乎胡氏曰人之大倫有
常有變若王魏能勸建成如東海王疆力請而去則父
子君臣之間變矣集覽太子令秦齊王教太子之命謂之
而不失其正矣集覽太子令秦齊王之命則謂之教子遺

注見齊明帝建武元年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事在左
傳閔二年里克春秋晉大夫能為太伯注見漢後主延
熙十五年太伯順父之志東海王疆力請而去漢光武
郭后所生子名疆先立為太子後以郭后被廢常不自
安敷陳懇誠願備賢實淮陽郡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
潘國遂封東海王賢實年陳婕妤女官名注見漢武帝
太始元年獻歎注見漢光武
建武元年王珪太原祁人

發明

昔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

之適嗣不可以帥師獻公不從而申生亦卒不免今
建成已正儲極胡為復使之擊賊是舉非但王魏失
謀蓋亦出於高祖之意將使建成立功以敵秦王耳
殊不知太子本以嫡長次序而立豈論有功與否正
使殄平黑闥其功亦豈能及秦王之一二此則胥失
者也夫晉獻公欲踈其子故使之將兵而唐祖欲私
其子乃使之擊賊雖所見不同要皆私欲蔽之是固
二君之過也是以綱目於此不書太子請擊黑闥而
以唐遣為文言遣則責有所歸而太子輕
棄君親失其所職之意又自不言可見矣

通鑑綱目卷二十八 唐高祖武德五年 四九

唐封宗室道宗為任城王

道宗為靈州總管梁師都引突厥數萬圍之道宗乘間出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連結遣郁射設入居故五原道宗逐出之斥地千餘里唐主以道宗武幹立為任城郡王

質實

靈州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靈武五

書法

於是唐宗室封王多矣不書書任城以功也

十二月唐魏州總管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

劉黑闥擁兵而南河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留安不下黑闥攻之留安奮擊破之獲其將孟柱降六千人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皆令直入卧内謂吏民曰吾與爾曹為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卒收其用

質實

魏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唐太子建成兵至昌樂劉黑闥亡走

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軍至昌樂劉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故齊王之來雖有詔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多亡降

質實

一統志云昌樂古地名漢為樂昌縣屬東郡後

漢省晉置昌樂縣後魏兼置昌樂郡隋開皇初廢郡折置繁水縣大業初以昌樂縣省入繁水屬武陽郡唐復置昌樂縣省繁水入焉五代唐改為南樂縣晉以後隸大名府宋改隸順德府今復隸大名府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大名府

宋癸

唐武德六年○是歲漢東亡并梁凡三國

春正月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

闥降唐唐斬之

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黑闥奔走不得休息至饒陽從者絕百餘人餒甚黑闥所置刺史諸葛德威出

迎饋之食未畢勒兵執之送詣太子斬於洛州黑闥
實 臨刑嘆曰我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饒陽縣名注見漢
帝玄更始二年

書法 書其君何成黑闥之為漢東王也綱目予義故
黑闥之起兵書故將唐攻之書擊其被執也書
君其

二月唐平陽公主薨 **考異** 提要薨作卒按綱目唯太妃書
薨貴妃公主並書卒此當從提

正 要為

平陽昭公主薨詔加鼓吹班劔武賁甲卒以葬太常奏
禮婦人無鼓吹唐主曰鼓吹軍樂也公主親執金鼓與
義兵以輔成大業
豈與常婦人比乎 **集覽** 武賁即虎賁也注見
主平陽郡名注見漢書帝建安七年昭公主高
祖之女柴紹之妻 **鼓吹** 注見晉武帝太康三年

書法 公主卒未有書者此其書薨何特筆也其特筆
何與於起義者也非他公主比矣故書薨綱目

自戰國公主外其書薨者非不成君廢帝廢后則謚
為帝為后者也不然則帝母也有大功公主也唐會
昌以後方鎮大臣
有書薨者誤也

徐圓朗走死其地皆入于唐。林邑遣使入貢于唐

初隋破林邑分其地為三郡及中
原喪亂林邑復國至是始入貢 **實** 林邑南蠻國名
注見漢後主建
興四年

幽州總管李藝入朝于唐

藝入朝唐以為
左翊衛大將軍

唐廢參旗等十二軍 **實** 十二軍注見隋恭
帝何皇泰二年 ○二月梁將

賀遂索同以十二州降唐。唐前洪州總管張善安反。

夏唐以裴寂蕭瑀為僕射楊恭仁封德彝為中書令。高

開道寇唐幽州敗走考證寇當入。六月苑君璋奔突厥高
滿政以馬邑降唐

先是前并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官唐主問
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為寇良以馬邑為之
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賞
之數出騎兵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
必降矣唐主然其計曰非公誰為勇將即命世讓戍崞
城馬邑病之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唐復遣人招
諭苑君璋君璋不從高滿政因衆心所欲夜襲君璋君
璋奔突厥滿政殺突厥戍兵而降君璋復與突厥寇馬
邑滿政與戰破之遂集覽馬邑為之中頓頓置也以馬
以滿政為朔州總管集覽馬邑為之中頓頓置也以馬
注見漢高帝六年崞城崞音郭本漢雁門郡崞縣屬并
州按并州今太原府是崞州隸焉興地要覽曰崞州與
代州元繫崞縣自代北至集覽廣州注見秦始皇二十
雲朔等州北臨絕塞之地集覽三年南海崞縣名注見
晉懷帝永嘉四年朔州集覽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

唐岐州刺史柴紹擊吐谷渾敗之

先是吐谷渾寇岷二州遣柴紹救之為其所圍虜乘
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
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集覽岷音洮音
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集覽岷音洮音
洮縣唐置洮州今臨洮府是岷亦臨洮地隋置岷州宋
紹興唐置岷州之地復失吳玠復五路及金國講和改岷
曰西集覽岐州注見周顯王八年吐谷渾西域國名注
和州集覽見晉元帝建武元年一統志云洮州古雍州
之域秦漢以來為諸戎之地後為吐谷渾所據至後周
始置洮陽郡尋立洮州隋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置臨洮
郡唐復為洮州治美相貞觀中徙置臨洮開元中改臨
州後復舊又改臨洮郡唐末陷於吐蕃號臨洮城宋初
復仍置洮州金仍舊元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岷州注見秦初
置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隸陝西都司岷州注見秦初
皇三十二年臨洮琵琶樂器注見隋文帝開皇九年

秋八月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

初杜伏威與公拓友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
伏威等伏威浸忌之潛奪其兵權公拓知之陽為學道
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拓守丹陽令王雄誕典
兵為之副公拓詐雄誕奪其兵諭以反計雄誕曰今天
下方平定吳王在京師柰何無故自求族滅乎公拓殺
之詐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於丹陽國號宋詔
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
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拓
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質實

辟穀注見漢高帝五年丹陽郡
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吳王

謂杜伏威趙郡注
見漢景帝三年

冬十月唐殺其寧城總管劉世讓

突厥惡世讓為已患遣其臣曹般陀來言世讓與
可汗通謀欲為亂唐主信之殺世讓籍沒其家

唐朔州殺其總管高滿政降突厥

初唐主遣將軍李高遷助高滿政守馬邑頡利大發兵
攻之高遷懼宵遁滿政出兵禦之一日戰十餘合會突

厥求婚于唐唐主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也頡利欲解
兵義成公主固請攻之馬邑糧盡救兵未至右虞候杜
士遠懼不免殺滿政以降突厥**質實**李高遷岐州人虞候
厥復請和親乃以馬邑歸唐官名事物紀原云春
秋時晉有候正主斥候又有原候候奄則虞候之名蓋
因北齊晏子云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本山澤望候之官
李靖兵法有左右都虞候名同而職異矣

唐置屯田於并州

突厥數為邊患并州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
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
等相問難於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
穀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質實**
質實岐州人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
建武三年屯田注見高宗龍朔三年

十二月唐安撫使李大亮討張善安執之

初輔公柘之反與張善安連兵并州總管周法明將兵
擊輔公柘善安遣刺客殺之至是李大亮擊善安於洪

州隔水而陳遙相與語論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
心為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有降心
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入其陳執手共語善安大悅遂
許降既而善安詣大亮營大亮執之善安營中聞之將
攻大亮大亮遣人諭之曰總管自言赤心歸國還營恐
將士或有異同故留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衆遂潰去
送善安於長安赦其罪及公

質實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長安縣名注見漢惠

甲甲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七年

是歲高開道輔公祐皆敗死唯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

春正月置大中正

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質實

中正官名注見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為遼東王

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建武奉詔遣還後萬數至是又請頒曆乃遣使冊封之

質實

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高麗東夷國名注見漢武帝

元封二年朝鮮

置州縣鄉學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書法

自魏書立郡學宋丙午年至梁武始置州郡學已酉年隋文遂有廢州縣學之書仁壽元年於

是復置州縣學而并立鄉學焉鄉學立而後庠序滿天下及開元之盛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則天下無無學之里矣玄宗開元二十六年

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考異

按巡行例曰學校曰臨曰視據漢延熈十

九年書魏主髦視學晉隆和元年書秦王堅臨太學皆不書詣此條詣當作臨或作視

質實

釋奠注見梁武

帝天監十七年

詔王公子弟各就學

書法

學書臨書視恒也此其書請何不以人主之位加先聖也故綱目下書孔子宅則上書諸漢明

帝永平十五年下書先聖先師則上書諸是年終綱目書諸學二是年太宗貞觀十四年書釋奠二是年

代宗太曆元年

發明

漢史載肅宗至魯幸孔子宅綱目變文書請以示尊崇先聖之意臣前已論之矣今國子學乃

諸生講肄之所前史皆書曰幸綱目何為亦以諸書之蓋國子學雖有諸生而先聖先師皆在其中此其

為禮固非其他臨幸之比是以綱目上書諸國子學而下書釋奠于先聖先師其義甚明况幸學之說出

於漢唐而不出於三代今唐之高祖當開創之初首能舉行是禮綱目書之亦足見崇尚之意其視隋人

廢黜學校者殆不可同年而語君子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後太宗貞觀十四年書諸國子監其義亦

同矣

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高開道為其下所殺詔以其

地為媯州

開道見天下皆定欲降自以數及覆不敢其將卒咸有離心開道選勇敢數百人謂之假子常直閣內使其將

張金樹領之金樹遣人入與假子遊戲因潛斷其弓弦竊其刀槊以出乃帥其黨攻開道假子將禦之弓弦皆

絕刀槊已失爭出降開道知不免乃自殺金樹悉收假子斬之遣使來降以其地置媯州以金樹為北燕州都

督

質實媯州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廣甯北燕州注同見上

吳王杜伏威卒**考異**按武德二年書杜伏威降唐唐以為和州總管未嘗書封杜伏威為吳王

疑漏

輔公祐之反也詐稱伏威之命以令其眾公祐平詔追除伏威名沒其妻子太宗即位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

三月初定官制

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
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
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
十四衛東官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
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
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
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二十一階為武散官
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范氏曰三公論道經
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大司馬之職
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也自漢以
來失之而唐不能革也且既有三公而又有尚書省是
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夫
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
網之在綱衆之繫領雖百世不可易也如欲稽古以正
名苟捨周官未見其可也胡氏曰國學之地重矣夫豈
與他官府有司比也而次于匠監之下非失之大乎若
以尚書門下中書國子監秘書殿中為六省而降內侍
于寺監之下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奄尹與政之階替

集覽 九寺注見晉武帝咸寧五年乃漢九寺名也按
唐志一曰太常寺二曰光祿寺三曰衛尉寺四
曰宗正寺五曰太僕寺六曰大理寺七曰鴻臚寺八曰
司農寺九曰太府寺詹事東宮官之尊者正三品上掌

統三寺十率府之政十率府率與帥通音所類及又朔
律及唐東宮六率一曰左右率府二曰親勳翊府三曰
左右司禦率府四曰左右清道率府五曰左右監門率
府六曰左右內率府又有前後左右四率太子出則前
衛率導在前黃麾外左右二率從挾導輿車後衛率從
在鳥皮外並帶刀執戟奄尹注見漢靈帝光和元年

質實 三寺謂家令寺
率更寺太僕寺

趙郡王孝恭克丹陽斬輔公柘考異 據上書行臺僕射輔
公柘反此當書誅誤

斬作

先是公柘遣其將馮慧亮等將舟師陳正通等將步騎
以拒官軍趙郡王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
帥步卒一萬度淮次破石慧亮等堅壁不戰皆曰慧亮
擁疆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

其巢穴靖日今此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兵亦
不少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
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
戰正以公祐立計使之持重以老我師耳今攻其城以
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
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徒賊出兵追之遇大軍
與戰大敗乘勝逐北兩成皆潰公祐
棄城走人執送丹陽梟首江南皆平
質實
元年晉熙淮水名注見漢後主延興三年硤石山名注
見晉孝武帝太元元年石頭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七年逐北注見周
赧王三十一年

夏四月頒新律令

北開皇舊制增
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丁中之民給田一項篤疾減什之六寡妻者減七皆以
什之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

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備日三尺有
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旬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
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
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
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
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
為小十歲為中二十歲為丁六十歲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
戶籍免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
之產使之養生送死無憾者也唐之法蓋庶幾焉然為
治者唯能省力役薄稅歛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
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富者不得兼之則均天
下之本也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胡
氏曰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此以廉耻待士大夫之
美政也然古之仕者世祿故仕則不稼後世用人不慎
墜黜無常則此制將有不可行者必也仕者視其品而
給之田進而任用則有祿以酬其勞置而不視其品而
以資其生必有大罪然後取其田里如此則
不得爭利之法可行而廉耻之風益勸矣
集覽
丁中
詳見下文又全丁半丁注見晉孝武帝大元十四年八
為口分分扶問反口分田人八十畝絁綾絁布風土不

同故其宜亦異也皮帛之細曰綾繒如麥精曰絹絲經
泉緯曰純經緯皆泉曰布純音始移反不後則收其傭
日三尺傭通作庸唐用人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
者則日收綾或綸或純或布三尺是之謂庸始生為黃
三宗史編解云黃謂穉幼髮黃也四歲為小小謂細弱
也十六為中中者謂上下通也二十為丁丁者當也當
疆壯之時六十為老三宗史編作六十而免解
云甲子一周血氣已衰故免放之必也屬下句

六月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
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之元
吉愠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驍勇二千餘人
為東宮衛士發幽州突騎三百置諸坊又私使慶州都
督楊文幹募壯士至是上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世民元
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又使人以甲遺文幹使
之舉兵表裏相應上聞之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赴詹
事主簿趙弘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請上謝罪建成
乃請仁智宮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上怒不解置之
幕下以兵守之文幹遂發兵反上召秦王世民告之曰

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
吾不能効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
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世
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彞復為營解
於外上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
罪於王珪常挺杜淹並流雋州文幹陷寧州世民軍至
其黨殺之傳首京師范氏曰建成擅募兵用以危君父
其罪大矣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惑於姦臣之計牽於
妃嬪之請至使兄弟不相容也

集覽

突驍顏師古曰言其
驍銳可以衝突敵人

質實

以

國有雋音髓古邛都國漢武帝始開置越雋郡以
慶州注見周顯王四十年趙弘智洛州新安人弘安
之第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常挺京兆萬年人雋
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
崑州注見肅宗上元元年

發明

是時若能按其罪而黜之則無他日兄弟相殘
之禍矣

惜哉

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

或說上也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
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欲從之秦
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所
征無敵奈何為此以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願假
數年之期臣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効遷都
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讚世民曰突厥犯邊得
賂則退秦王外託禦戎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
謀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
勞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之上每
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平之後猜嫌益甚
漢桓帝延熹五年

質實

注見幽州

命常仁壽檢校南寧州都督

仁壽性寬厚有識度初為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囚至市
猶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時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
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上聞仁壽名命檢校南寧州
都督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周歷數千里

蠻夷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
帥為刺史縣令法令清肅蠻夷說服各遣子弟入貢

覽 西洱河注見隋文

質實

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西南夷

一統志云南寧州本漢益州郡味縣地唐初於此置南
寧州後沒於蠻元初置千戶所隸磨弥部萬戶至元中
陞南寧州後改為南寧縣本朝
因之為曲靖軍民府治所仍屬焉

八月突厥受盟而還

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
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饑疲器械頓弊朝廷
以為憂世民與虜遇於幽州二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
西元吉懼不敢出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
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鬪
獨出與我鬪若以眾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
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
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
應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
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伐但

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兩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弥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吾屋居火食刀槩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何復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人說突利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請和親世民許之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為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集覽

通作邪悲巾反古西戎地周時公劉所居故詩為幽州漢為右扶風西魏置幽州唐玄宗以幽州類幽字故改為邪犀利犀堅也前漢書晁錯傳器不犀利類師古注云古以犀兕皮為鎧甲故謂堅曰犀

書法

遣書受盟何非請也何以知其非請史稱世民又受盟不以外加內也書外盟始此盟例四請盟甲辭也受盟順辭也與盟降辭也來盟抗辭也終綱目書外盟五年武德九年書受盟者二是年代宗末泰元年

冬十一月以裴矩權侍中質實

侍中官名環濟要畧曰古官也風后為黃帝侍中周

有常伯見尚書立政秦漢為侍中徐堅初學記曰秦取古官置本丞相史也丞相使史五人來往殿中奏事故謂之侍中後魏始為樞密之任梁又以為宰相職事唐侍中與中書尚書二令並為真宰相矣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二十八終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九

起乙酉唐高祖武德八年。凡十六年。盡庚子唐太宗貞觀十四年。

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為舒州都督

鎮周舒州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質實

舒州注見梁簡文帝太寶元年晉熙

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

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戎狄。雜畜被野。

質實

吐谷渾西

夏四月西突厥遣使請昏許之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以問裴矩。對曰。今北寇方疆。國家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利俟數年之後徐思其宜耳上從之范氏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為故常不以為耻而以為法以為畏之邪則是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之至於納女耻也高祖不謀於衆賢而問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耻也夫匹士求偶猶以其類今乃以天子之女而棄之戎狄變華為夷豈不哀哉然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爲耻
質實 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復置十二軍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為寇不已復置之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
質實 十二軍注見隋恭帝侗皇泰二年

秋七月突厥寇邊詔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績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至是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突厥遂寇

靈相潞沁韓朔等州張瑾與戰大谷全軍皆沒瑾僅以身免長史温彦博為虜所執虜以彦博職在機近問以國軍糧虛實彦博不對虜遷之陰山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虜兵頡利遣使請和而退
質實 貪婪

注見漢章帝章和二年靈相潞沁韓朔六州名靈注見玄宗天寶十五年武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一統志云沁本後魏之義寧郡隋初廢郡置沁州治沁源縣大業初州罷義寧初復置義寧郡唐初復曰沁州宋於銅鞮縣界置威勝軍尋陽城郡乾元初復曰沁州宋於銅鞮縣界置威勝軍尋

郭銅鞮縣省入直隸山西道韓本秦之襄垣縣屬上黨郡以州省入金復改為沁州元隸平陽路本朝初以附郡以趙襄子所築故名襄垣漢因之後魏兼置襄垣郡北齊郡廢後周置韓州隋大業初州罷以縣屬上黨郡唐初復置韓州貞觀中州罷以縣屬潞州宋屬隆德府金屬潞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潞州朔注見漢高

帝六年馬邑太谷古地名本晉大夫陽處父之邑秦屬太原郡漢為陽邑縣晉屬太原國後魏屬太原郡後周徙治今縣地開皇初郡廢以縣屬并州後改為太谷縣以縣西南有太谷故名唐初置太州尋廢州以縣屬太

以縣西南有太谷故名唐初置太州尋廢州以縣屬太

原府五代宋金元俱仍舊本朝初因之改屬太原府
陰山注見秦王政三年任城國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
年四

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質實權量注見周顯王十九年○冬十一

月裴矩罷以宇文士及權侍中質實侍中官名注見武德七年○加秦

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

九年春正月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質實雅樂注見齊武帝末

明九年○以裴寂為司空

日遣負外郎二人更直其第

二月以齊王元吉為司徒○初令州縣里閭各祀社稷

初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閭亦相質實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夏沙汰僧道

太史令傳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主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無佛法君明臣忠祿長年久自立胡神羗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祿短梁武齊宣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突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敵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

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

龕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奕性謹密以職在占候杜絕交游所奏災異悉焚其藁

集覽

漢譯胡書西胡之書難曉故以漢語譯之後秦姚

西域之神其名曰佛自漢明帝始遣使之天竺求其道

得其書空桑列子曰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既

孕夢神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明日視白出水東走十

里回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

嬰兒於空桑中命之曰伊尹長而賢為殷湯相與地要

覽汴梁雍丘縣有空桑城伊尹生處也韻會注空桑山

名伊尹生 **質實** 西域國名注見漢宣帝神爵二年三途

處在冀北 **質實** 亦曰三惡張九韶曰一色慾門上尸道

天塗界二愛慾門中尸道人塗界三貪慾門下尸道道

塗界是謂之三途也 **天道** 借云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

餓鬼道畜生道是謂之六道也 **張道源** 并州祁人一統

志云空桑城名在開封府陳留縣南一十五里帝王世

記云伊尹生於空桑郡志伊尹母既孕夢神告曰白若

出水即東走明日白果出水乃東走十餘里顧其邑盡

為水遂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即

此沙門僧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沙汰注見宋孝武

帝大明二年道士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女

寇注同上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

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溫大雅鎮洛陽建成夜召

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上謂世民曰

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而汝固

辭且建成為嗣日夕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

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

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

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

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密

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行臺即中房玄

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

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

國存亡之機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

亦勸世民如玄齡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

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

南監圖

卷之三十九

唐高祖武德九年

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
元吉乃諸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請程知
節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
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建成謂元吉曰秦
府智畧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諳之於上
而逐之世民腹心惟長孫無忌在與其舅高士廉將軍
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猶豫問
於李靖及李世勣皆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
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元吉請尉遲敬德等與之俱又
悉簡秦府精卒以益其軍率更丞王暉密告世民曰太
子語齊王吾與秦王殘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因
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為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
忌無忌等告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
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
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
授也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
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忌亦
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公更圖之敬德
曰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今已入官擐甲執兵
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

戾終不肯事其兄嘗謂護軍薛實曰但除秦王取東宮
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
無厭何所不至若使二人得志天下非復唐有大王柰
何狗匹夫之節志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
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
而不下則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
後世乎是以小扶則受大扶則走蓋所存者大也世民
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
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世民意乃決於是太
白再經天傳奕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
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
兄弟專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未遠君親亦
實耻見諸賊於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
日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
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勸兵
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
乃俱入至臨湖殿竟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
遲敬德射殺元吉於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率衆
大至攻玄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頽散去上方泛
舟海池世民使敬德入待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

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時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諸子皆生誅諸將又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敬德曰此非所以求安也乃止遂立世民為皇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太子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召傳奕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然凡有大變卿宜盡言勿以前事為懲也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

以為口實乎范氏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也昔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而周公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故封之管蔡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夫建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為太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奈何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集覽 周公之事謂殺管叔及蔡叔之事浚井而不出殺舜後管使舜穿井舜既入深瞽瞍下土實井舜乃為匿空旁出之空音孔塗廩而不下瞽瞍使舜上塗廩舜

既上替睽後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獲免太白經天天官書太白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韓詩外傳曰太白春見東方以晨為啓明秋見西方以夕為長庚晉灼曰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謂晝見午上也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為不臣兵起也又太白罰星注見晉穆帝升平元年秦分札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所封封域皆行分星以觀妖祥注鶡首秦也星經云東井與鬼秦之分野雍州又注見晉穆帝升平元年立嫡以長禮之正也公羊傳隱元年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嫡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嫡故以齒也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隱太子建成也後追封息隱王文王之明記檀弓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注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孔子家語周制立孫注伯邑考文王長子也言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秦伯之賢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太王廢泰伯立王季子臧之節注見晉惠帝太安元年蹠血蹠履也謂殺人血流履蹠之也漢文本紀蹠血京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師類師古曰蹠當作蹠實實三年陝州名注同上四

十五年漢梁孝王故事事在漢景帝中元二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一統志云康州本秦之南海郡地漢置端溪縣屬蒼梧郡東晉於縣置晉康郡隋廢郡以縣屬端州唐初於此置南康州尋廢復置名康州天寶初改為晉康郡乾元初復改為康州宋初州廢縣仍屬端州尋復置康州紹興初陞為德慶府又置永慶軍節度元改為置德慶路隸廣西道後還隸廣西道本朝初改路為府尋改府為州以端溪縣省入隸肇慶府高士廉河間裔人勵之子侯君集京兆三水人率更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五年昆湖池注見漢武帝元狩三年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張公謹魏州繁水人海池有四在西安府唐西內一在毬場亭之東一在城池殿之東一在望雲亭之西一在望雲亭之北周公誅管蔡注見陳宣帝太建三年

發明

建成元吉之死唐史書之綱目書之先儒論之皆已得其當矣二人既殞又復盡殺其子此何

義哉自曹魏而下南北分裂朝代遷革必盡滅前人由漢以來未見其匹然不再傳而有武氏之禍子孫殲滅幾盡得非昭昭之報有不容泯者歟不然唐氏

代隋方且錄用其子孫大非南北之比固不應
亦有是報也臣故因而論之以為好殺者之戒

罷沙汰僧道

書法

建成既死有赦不書即書立太子何不得不即
立也沙汰僧道高宗意也而庚申赦文首罷之

雖曰高祖之赦實世民意矣綱目書于辛酉決軍國
事之下蔽其失於世民也世民於此不惟心術之差

而急於悅人以忘
改父之嫌亦甚矣

發明

上書立秦王為太子決軍國事未聞有異政也
而首罷沙汰僧道則非先務矣考之前史皆載

於立太子之上蓋是六月庚申赦天下之日載在赦
文詔中至癸亥日方立世民為太子是以前史所載
如彼然豈知當時詔旨已出於太宗之意故綱目特
筆于下以見太宗初政之失此亦春秋誅心之法也
不然贊唐史者何為亦
以復立浮屠譏之哉

○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嘗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徵
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

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
亦召王珪常挺於雋州皆以為諫議大夫范氏曰聞之

程子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
以霸而孔子取之何哉桓公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

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
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

伐齊納糾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
繫之齊當立者也是以管仲不得讐桓公而得之以為

君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
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

為之臣乎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亦
非可事之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讐幕以

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
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雖

曰不利吾
不信也
集覽
聞之程子程子伊川也文公感興詩耿
耿范太史受說伊川翁以小白繫之齊

小白齊桓之名春秋書小白繫於齊字下公羊傳莊九
年齊小白入于齊曷為以國氏當國也何休學云當國

故先氏
質實
洗馬官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三年
唐事官

六年一統志云程子名願洛陽人珣之子少有高識非

禮不動宋仁宗時上疏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大

臣屢薦不起哲宗初詔授西京國子教授力辭召見擢

崇政殿說書文彥博稱為真侍講後入元祐黨籍與兄

顯倡明道學出其門者最多世稱伊川先生後謚正公

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而孔子取之語子路曰桓公

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按春

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

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幾而小

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

詐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事在左傳

莊八年委質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書法
書以魏徵王珪何美世民也於是世民決軍國

事舉不棄讐可謂無我矣故予之非譏事讐歟

諫議大夫天子之諫臣也世民自為太子耳故為東

官官今為天子諫臣何譏之有雖曰世民以之然君

父在上王魏安得自分彼我乎綱目之書美世民

也果以事讐為譏則必書以為太子詹事主簿矣

發明
太宗之德以從諫為首稱今觀其聽政之初即

擢王魏為諫臣綱目亦首書干冊則其盛德固

已具見於此宜其有治致太平之功也雖然太宗從

諫之美固可嘉矣王魏事讐之失亦可聞乎今觀先

儒辯論太子藩王之分深責王魏不能死於其誰其

說亦既明白又何復議之有然嘗反復思之切有疑

焉夫臣之事君固當始終如一節若君臣之分未定遽

欲死於其誰則亦君子之所不子彼王珪為太子中

允魏徵為太子洗馬是果誰之命邪若出於太子之

命則太子其君也若出於高祖之命則高祖乃其君

耳奉高祖之命而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

也萬一高祖或遷王魏於秦府而為秦府之屬則將

逆高祖之命而必欲盡節於太子乎抑亦順高祖之

命以其所以奉太子者奉秦王乎又不幸太子得罪

於高祖而高祖誅之亦將必死於所事而讐高祖乎

家無二主國無二上若以委質事君言之則王魏委

質事高祖者也非事太子也若以食人之祿言之則

事高祖食高祖之祿高祖使之佐太子若太子失德則王魏當受不能輔導之責為有負於高祖若藩王交關則固有高祖在焉即不幸諸王互相攻擊其僚屬必欲各死於所事此則大亂之道也故夫為王魏者於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而去於建成既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席藁聽命自請其不能正救之罪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如有異時太宗以張元素為庶子于志寧為詹事既而太子承乾罪廢元素以不諫見黜志寧以諫諍見褒于時魏王泰亦與承乾為敵是二人者亦將盡節所事而讐魏王乎抑將聽命其君而惟太宗黜陟之後也大抵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皆出於朝廷所擢或今日為此明日為彼或身處朝列兼職宮僚初無定選與人臣事君不同故夫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僚屬亦臣子也崇卑雖有不同其為臣子則一耳任是職者固當以一人為主不得以所事為主昔後周高祖謂其弟齊公憲侍讀裴文舉曰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斯言得之矣或曰齊桓子糾之事將如之何曰非也齊桓子糾均為公子亦既出奔於外齊襄既歿齊國無主

故齊桓子糾若敵國然各君其君各臣其臣非若唐高祖在上制命出於一人者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讐太宗亦不當讐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高祖而已綱目於王魏之事書之初無貶辭而具載范公祖禹之言于下固將有待後人折衷之耳使綱目果罪二子反君事讐則當書曰以故太子洗馬魏徵中允王珪為諫議大夫矣斯事繫臣子之大節所當別白不得不詳辨之以告後之君子

帝自稱太上皇

書法

賀善贊曰唐取天下綱目書之雖與漢殊然自即位以來書置學校立州縣鄉亭釋奠先聖先師詔定雅樂詔汰汰僧道書用孫伏伽李素立蘇世長蓋皆予之至書用隋宗室書鄭公薨則又宋齊以來絕無而僅有者也

○廬江王瑗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初上以瑗為幽州都督又以其懦怯非將帥才使王君廓佐之君廓故群盜勇悍險詐瑗推心倚仗之太子建

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使馳驛召瑗瑗
心不自安謀於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為功乃曰大王若
入必無全理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矣乃發驛徵
兵又召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君廓以詵代之君廓
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衆曰李瑗與王詵同反汝
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城而入瑗繼之詔
以君廓為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

管寶

廬江縣名注見懿宗光啓三年

燕州本秦上谷郡地漢及魏晉皆為范陽之境北齊始
置歸德郡隋改為順州唐初改為燕州天寶初後改歸
德郡乾元初復為順州遼初改為歸寧軍復改為歸化

軍宋置順興軍金復為順州元仍舊本朝初改為順
義縣屬順天府麾下注

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書法

書反矣不書討殺何不討予君廓也曷為

發明

廬江既反何以書殺王君廓陷之則不得而誅之也

秋七月以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字文士及為中書令蕭

瑀封德彞為僕射○遣魏徵宣慰山東

建成元吉之黨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徵幸者
爭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啓太子太子令事連

東宮齊王及李瑗者並不得告遺者反坐遣魏徵宣慰
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

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請京師徵曰前宮齊府左
右已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

誰信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為國慮且既蒙國士之
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

實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磁州注見隋

思行趙州人

八月太子即位**考證**

當作太子世民即位○謹按凡例曰

惠帝以下用此例古禮已廢後本文也今綱目諸本
自唐以後太子即位皆不書名故當補正後倣此

詔傳位於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

書法

綱目書傳國一趙主父書傳位六魏主弘齊王
易為不書傳讓也若曰帝則自稱太上皇而太子即
位云爾爾接受之際其亦未有以暴白於天下矣是故
太宗之立書太子即位而不書傳皆有不書傳肅宗之
立書太子即位而不書傳皆有憾之辭也

放宮女三千餘人

發明

按禮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三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矣然未聞千百其數也昔晉
武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遂殞其躬而亡其國
太宗嗣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可謂盛德之事遂使
後人流之歌詠見之稱述不一而足然司馬通鑑止
載簡出宮女而不言其數綱目本之唐史大書于冊
蓋美之也抑嘗因是思之放出之數若是其衆則其
在宮掖者不言可知未幾貞觀二年又復簡出三千
餘人首尾不三年間其數幾與晉武相亞雖太宗盛
德固不可訾然君子合前後考之又自可以觀世
變矣

立妃長孫氏為皇后

右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后奉事高祖承
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
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之晨惟家之索注見
隋文帝仁壽四年

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考異

提要禦
作責

梁師都所部離叛國寢衰弱乃朝於突厥勸令入寇於
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頡利進至
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
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
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寇於我無愧
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
斬汝矣思力懼乃囚之上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
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
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
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

質實

牝雞

書法

綱目書傳國一趙主父書傳位六魏主弘齊王

局為不書傳譏也若曰帝則自稱太上皇而太子即位云爾爾接受之際其亦未有以暴白於天下矣是故太宗之立書太子即位而不書傳肅宗之立書太子即位而不書傳皆有憾之辭也

放宮女三千餘人

發明

按禮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三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矣然未聞千百其數也昔晉

武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遂殞其躬而亡其國太宗嗣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可謂盛德之事遂使後人流之歌詠見之稱述不一而足然司馬通鑑止載簡出宮女而不言其數綱目本之唐史大書于冊蓋美之也抑嘗因是思之放出之數若是其衆則其在宮掖者不言可知未幾貞觀二年又復簡出三千餘人首尾不三年間其數幾與晉武相亞雖太宗盛德固不可訾然君子合前後考之又自可以觀世變矣

○立妃長孫氏為皇后

右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北鷄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質實

北鷄

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考異

提要禦

梁師都所部離叛國寢衰弱乃朝於突厥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頡利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寇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乃囚之上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

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曜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因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謂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情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頡利獻馬二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歸所掠中

集覽

便橋長安城北面西頭門日便門即平國戶口也古者平便字通初漢武於此作橋

跨渭水上以趣茂陵其道易直橋正

與便門相對因號便橋執天屬復姓

書法

寇未有書至者書至便橋深入也深入始此而日請盟而退請者何求盟在彼也

與前書受盟者大異矣武德七年

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

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論之日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群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推心置其腹中柰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上嘗言吾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疆弱嘗以吾弱當其疆疆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范氏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然教習士卒乃有司之事殿庭非其所也將帥得人何患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且以萬乘之主而為卒伍之師既非所以示德即位之初不以教化禮樂為先務而急於習射

志則陋矣雖士勵兵疆征伐四
克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五里唐東內太宗即位於此處有麗正光
及崇文館左右春坊玄宗嘗講學於此處
者也

質實

一統志云顯德殿在西安府治東北

書法

顯德殿何譏非地也。有司常事而身親之且又引之殿庭益非地矣。是故置精舍而非其地則

書於內殿晉孝武帝大元六年殺人而非其地則書於殿內隋文帝開皇十年習射而非其地則書於顯德殿是年宴回紇使而非其地則書於宣政殿肅宗至德二年置道場而非其地則書於三殿肅宗上元

二年皆譏也

發明

天子非教射之人卒伍非進見之士殿庭非習武之所一舉而三失具矣故書以譏之

定勳臣爵邑

上面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叙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

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豎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杜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上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質實

淮安郡名

注見齊武帝永明二年

禁淫祀雜占○置弘文館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

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
 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
 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
 文辭與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
 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
 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
 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
 事不遠吾屬之師也胡氏曰太宗之問豈獨煬帝為然
 魏徵當因此力諫堯舜所以為堯舜者使其君有脩進
 企及之方則其益大矣顧以虛己受人為言何其見堯
 舜之淺耶○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
 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
 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
 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
 取亡之道也胡氏曰太宗有善惟恐人之不知穎達所
 對亦足以箴之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
 也夫既能矣不自以為能可也而又問於寡彼不能與
 少者將何以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又問於寡彼不能與
 少者將何以益我不幾於偽以下人者乎是不然惟善
 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言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歟然如
 飲食之不飽

也此何所為而然哉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
 使太宗而知此庶乎其少進矣○上曰朕每臨朝欲發
 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
 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言
 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可師
 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
 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後因謂
 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
 帝為魏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
 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
 之則死不可暫無耳胡氏曰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而
 劫父臣虜殺兄及弟駭君親而代其位室弟婦欲以為
 妻此人道所不得為者孰謂堯舜周公之道而有是哉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
 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事副
 朕此意○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願
 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
 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
 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

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
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范氏曰太宗可謂
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
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後其獨智以先天天下則耳目心
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蒞之虛已
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用矣且我
以其正彼以其頗我以其直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
察佞之不辯而必行詐以其試之我誠則忠直者進而
無邪正何能辨乎惟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儉邪
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
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
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范氏曰季康子患盜問於
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信哉斯言也蓋
源清則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已正則末正
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去奢省費輕
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太宗行之其效如此
君人者無以迂言為難行而以峻法為足恃則知致治
之方矣○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

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
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而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
則民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上謂公
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
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麗珍
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
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躡朕此意由是二十
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侍臣曰吾
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
日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賂抵法與
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
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
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由是也上曰然朕與公
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上患吏多受賂密使
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緡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
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
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
告群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
憂不治司馬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
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

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
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集覽 談苦空 談說佛

同泰寺開涅槃經題故云
又結好突厥而臣事之
司門令史主通籍出入禁門
質

實 一統志云弘文殿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大明宮內
宣政殿前日華門東歐陽詢潭州湘人杜正倫湘州

涇水人莊老注見晉成帝咸康三年季康子名
肥魯大夫季孫氏也魯哀公名蔣定公子也

書法 書美之也與書齊置文林館者異
矣終綱目書館二陳癸巳年是年

發明 太宗初政如日方升織翳不作其清明氣象至
今可想綱目書置弘文館初無美詞而分注備

載其君臣論治之實于下後之欲考太宗
之治者當於是焉觀之則得其要領矣

冬十月朔日食○詔追封故太子為息隱王齊王為海陵

刺王改葬之

後詔復息隱王為隱太子
子海陵刺王號巢刺王
集覽 巢刺王巢子小反所封邑
名今無為州巢縣是刺下

注見宋明帝
泰始七年
質實 息縣名注見漢平帝元興四年新息
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居巢

立子承乾為皇太子

承乾生
八年矣

蕭瑀免

蕭瑀免

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即位
瑀為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反之於上前由是有隙時

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踈瑀而親德彝瑀不能平遂
上封事論之由是忤旨會與陳叔達忿爭於上前皆坐

不敬
免官

詔民遭突厥暴踐者計口給絹

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戶給絹一匹上曰
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唐高祖武德九年

小豈得雷同給賜
乎於是計口為率
質實
雷同注見宋明
帝泰始二年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為縣公

初上皇欲疆宗室以鎮天下自三從昆弟以上雖童孺皆為王上問群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彞以為今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以養已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集覽**三從昆弟從父兄弟伯叔父之有功者數人不降**再從**兄弟族父之子所謂三從兄弟也

十二月益州獠反

益州秦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邪不許

遣使點兵

質實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上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彞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為不可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陛下初詔悉免負通官物有司以為天子國司者非官物而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開中免二年租調闕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恠今復點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謂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從之

質實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租調注見晉惠

書法

書遣使何譏非事也

以張玄素為侍御史

帝永熙元年

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
主自專庶務不任群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
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
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
善其言擢集覽高拱穆清言高高在上垂質實一統志
為侍御史集覽拱無為有美德而政化清景州
本漢景城侯國後置渤海郡隋開皇初郡廢復置觀州
治東光大業初州廢唐初復置觀州治弓高貞觀中州
廢貞元初始置景州後再廢復置治東光縣五代周改
定遠軍宋改永靜軍金仍為景州大安間改觀州元復
為景州徙治舊縣本朝初
以舊縣省入改屬河間府

以張蘊古為大理丞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
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
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
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
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
雖黻纁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集覽

拯溺拯救天下之溺沒也記緇衣篇小人溺於水
注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左傳宣十二年注出溺

為極亨屯亨通天下之屯難也易屯元亨利貞伊川傳

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九重記禮器篇天

子之堂九尺注九陽數之極楚辭九辯曰君之門以九

重晦庵註閨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臯門庫門雉門應

門路門理其臺而瓊其室汲冢古文曰桀作傾宮瑤臺

紂作瓊室立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八珍禮

膳夫珍用八物按八物一淳熬淳之純反沃也熬煎也

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煎成之二淳母母讀曰模

模象也作此象淳熬三炮取豚若胖剝之實棗於其腹

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堊塗炮之四持珍取肉必腍腍

音梅夾脊肉擣捶之也五漬取牛肉新殺者薄切湛諸

美酒期朝而食之六為熬於火上為之今火脯似矣七

糝此周禮醢人糝食注菜餗蒸又曰糝取牛羊豕肉三

如一小切之肉一稻米二合以餅煎之入肝管取狗
肝蒙之以其膏濡炙之膏腸間脂音遼詳見記內則篇
立其糟而池其酒汲冢古文曰桀作酒池可以運船糟
堤可望十里紂為酒池回盤糟立而牛飲者二千餘人
為葦沒沒左傳襄二十四年何沒沒也注沒沒沉滅之

言沒一音妹冕旒蔽目注見齊武帝
未明十一年鞋纒塞耳注同上年
質實察察注見漢

年大理丞齊職儀曰大理占官也管子曰黃帝得后上
辨于四方使為理春秋元命包曰堯為天子得皋陶為

大理舜時為士官韓詩外傳云有晉文公使李離為大
理春秋左氏傳衛侯與元咺訟士榮為大理寺序楚昭

王時石奢為理則大理之名自古有矣秦為廷尉漢景
帝更名大理蓋復古號也舊唐書志曰取天官貴人之

牢曰大理其義即周禮士師之職孟詵錦帶前書載三
代法官之名則曰士夏曰大理晉咸寧中曹志請廷尉

置丞北齊曰大理此其始矣

亥丁

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群臣

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
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
彘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戲亂以
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
過矣集覽破陳樂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
曲舞用樂工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

更號神功破陳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七德者取左傳武有七德之義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書法 良法也若此則無不及
諫之事矣故特書之

發明 諫官隨宰相入閣有失輒諫此貞觀致治之本
也夫官以諫為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

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
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未流矣本朝王安石嘗欲做

此既而當國或有舉其說者安石則曰是又益兩參
政也於是遂已夫安石能言於在下位之時而不能

容於秉大政之日其好同惡異之意蓋見於此然則
諫官入閣固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躡而

行之則貞觀之治可復見矣書制諫官隨宰相
入閣議事其制則出於太宗之意也豈不美哉

更定律令

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
十條為斷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於是

司請改為加後流流三
千里居作三年從之

集覽

而加以後作

質實

見漢文

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
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
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
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
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
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
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
上於殿庭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上曰
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

質實

戴胄安

燕郡王李藝反涇州統軍楊岌討殺之

考異

作殺當

藝之初入朝也恃功驕倨歐上左右至是將兵戍涇州
懼誅詐稱奉敕勒兵入朝遂引兵據幽州統軍楊岌勒

兵攻之藝眾潰將奔突厥
左右斬之傳首長安

質實

燕郡

注見高祖

武德四年

延

熹五年長安縣名
注見漢惠帝五年

發明

亂臣賊子何世無之太宗在御猶大明當天而
李藝敢於稱亂可謂狂愚之甚矣夫苟畏罪懼

誅則束身歸命可也持寸挺以擊泰山求免得乎然
藝既書反何以亦書曰殺曰書討殺則義已明矣固

非若王君廓殺
廬江王者也

二月分天下為十道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置州
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形便分

為十道曰關內河南劍南嶺南
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

質實

分為十道張九韶

以京官遙領曰河南治陳留曰河東治晉陽曰河北治
魏郡曰山南治漢中曰隴右治西平曰淮南治廣陵曰

江南治吳郡曰劍南治
蜀郡曰嶺南治南海

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集覽 內外命婦鄭玄曰內命婦謂三夫人以下也外

命婦諸臣之妻也外命婦有七階淑人碩人令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

書法

書親蠶何美重本也綱目美重本故詔具親耕桑禮儀書漢文帝十二年親蠶西郊書宋庚

子年皇后帥命婦親蠶書是年祀先蠶書高宗上元二年賜近臣絲書玄宗開元十五年皆予之也

○閏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

宿中書內省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范氏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君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胡氏曰工人之意借弓為喻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

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太宗雖得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發明

太宗是時切於圖治汲汲如此至命京官更宿內省訪問得失惟日不足雖欲不治得乎書以

美之宜矣

夏五月苑君璋降

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退保恒安數與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眾來降

實

馬邑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恒安二州名恒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按一統志安唐初所置治武興

縣屬易州後周廢更為唐與縣屬莫州五代廢屬瀛州宋於此置唐興寨淳化中陞為順安軍金改為安州治

高陽縣後又徙治瀝城縣元初省入屬高陽尋復改置安州本朝初降為縣以葛誠省入尋復為安州改屬

保定府

六月封德彝卒

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質實

杜淹京兆杜陵人

書法

不書官削之也

發明

封德彝姦佞有餘既以亡隋復以誤唐若其臣賊詬君又小人之所不為者故綱目於其死也

以蕭瑀為左僕射

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此未短之二所以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殊也蓋取之或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范氏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太宗以湯武之征伐為逆取而不知征伐順天應人所以為仁義也其曰取之或以逆亦非也既謂之逆則無時而可矣

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質實

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書法

書美卹民也太宗之世書旱二年是年貞觀十三年書饑一貞觀二年必書卹旱之政焉可謂有志于民矣綱目書旱五十八大旱三十八詳漢惠帝五年書不雨六詳泰初丙寅年書饑二十八詳漢惠帝十六詳泰初丁巳年而書救災之政者止十有三詳漢文帝十三年太宗居其三焉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唐太宗貞觀元年

十一

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安命功上委以心腹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胡氏曰無忌亦常才也若從皇后之言不使知政退避權勢保其寵祿又安有黔州之禍哉○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畧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加以兵革歲動連年饑饉內外離叛言事者多請擊之上問群臣蕭瑀以為擊之便無忌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集覽呂霍上官漢高后時官禁上官安宣帝時霍山霍禹等皆以外戚謀反伏誅黔州之禍高宗欲立武昭儀無忌極言不可后既立街之許敬宗揣后指言無忌欲反質實始元四年饑饉注遂削官爵置于黔州黔音琴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高士廉罷

坐寢王珪密奏也

九月朔日食○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政事

淹薦刑部員外郎邱懷道曰煬帝幸江都懷道獨言不可上曰卿以懷道為賢當時何不自諫對曰臣向日不居重位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仕世充位不卑矣何亦不諫對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尊任集覽江都注見漢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書法

他官參預政事自此始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集覽宿大兵宿質實馮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緡五百匹

高州良德人寶之孫酋長注見新莽始建國二年酋豪

十二月蕭瑀免。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

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悉去桎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集覽**。平反，注見漢武帝征**質實**。青州注人異辭者。和二年自規規圖也。**質實**見漢桓帝永康元年，崔仁師定州人。逮捕注見漢文帝四年，逮治。

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虞世基者？」亦足以觀矣。公輩宜用此為戒。**集覽**。走馬射的，走去聲射，抑亦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集覽**。反的質的也。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質實**。九門，注見玄宗天寶十五年。**社稷**，注見新莽五年。**質實**。天鳳元年，警蹕，注見漢文帝三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負不充，州府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皆勤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拔，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併省之。」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質實**。功人。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負不充，州府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皆勤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拔，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併省之。」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質實**。功人。

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

質實

劉子翼晉陵人李伯藥安平人德林之子

書法

書不至何美子翼也子翼亂則進治則退身為美之子翼親逢盛時其於不仕以奉老母可謂

知所先者或以為譏則過矣

發明

士君子之出處當適其時以子翼之剛方未易輕議然能顯仕於無道之隋而不能屈意於有道之唐何哉是時君德方明群賢彙進子翼苟有志當世舍是則無時可矣召而不至豈亦果以母老故歟特書隋官蓋美之也

以李乾祐為侍御史

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以乾祐為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

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有東西之異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

質實

郇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七年

鴻臚卿鄭元璠還自突厥

初突厥既疆敕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靄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饑鴻臚卿鄭元璠使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集覽

注見

宋文帝元嘉七年薛延陀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回紇其先匈奴也姓藥葛羅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元魏

時號高車部唐初為敕勒諸部後屬突厥會突厥亂襲破之遂自稱可汗至唐德宗時請改號回鶻言其捷鷲

猶鶻鳥之飛都播匈奴別種也一日都波骨利幹居瀚海北其地晝長夜短日方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胛適熟

子戊

二年春正月長孫無忌罷

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故以示卿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遂后又內為之請上乃許之

置六司侍郎左右司郎中○三月朔日食○詔自今大辟

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

大理進每月因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因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官品不早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聽於朝堂俟進止胡氏曰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太宗不使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冤抑欲然訴而無由其所失又多矣不質實大辟刑名注見漢宣欲使與囚同引者別引可也帝本始三年岐州注見周顯王八年

書法 美慎 罰也

關內旱饑赦天下

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

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
又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質實

內關

發明

春秋僖二年冬書不雨三年春書不雨夏書不
雨每時而書不雨者君子謂其有志於民也文

公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又書自正月不雨
至于秋七月歷三時而總書不雨者君子謂其無志
於民也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勤郵民隱每有饑旱輒
書于冊去夏嘗詔山東賑郵蠲租今又特降赦令其
愛民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以見太宗之有
志於民而非特紀其災異也下書畿內蝗亦然

夏四月

詔收瘞隋末暴骸

質實

瘞倚厲

質實

反藏也

書法

自漢高戊戌書令軍士死者吏為棺斂送其家
至是八百餘年未有書者於是再見然高帝之

恩及其士卒而太宗之
恩及於天下仁矣哉

○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

初突厥頡利可汗以薛延陀回紇等叛遣突利討之敗
還拘而捷之突利由是怨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嚮者
突厥方疆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是
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棄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
失道亦將如此卿曹
不惜苦諫以輔不逮
年擢四

質實

中夏猶言中華中原也

可汗

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

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

為夏州考異

質實

按前唐兵攻梁皆書伐

書擊此誤作討當改正

質實

夏州注見漢武

帝元朔元年朔

郡方

書法

唐初諸借國非叛未有書討者此其書討何召

秋且迷復也故前書寇隋恭帝侗皇泰二年今

討書

○六月祖孝孫奏唐雅樂

用益岡月卷三十一

唐六宗見三

十八

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
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
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
教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
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
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
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三曲俱存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
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司馬公曰禮者聖人之所
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
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
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
禮樂之本未嘗湏臾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湏臾遠
於身與於閭門者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隣達於諸侯流
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
中如此數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
本徒有其末一日行而百日舍之則雖韶夏濩武之
音亦不能以化一夫矣况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
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衰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
替不由於樂何其發言之衰思記樂記亡國之音
易而果於非聖人也惜哉

集覽

哀思記樂記亡國之音
哀以思注思息更反悲

也鄉遂比隣禮地官有鄉師遂師比長隣長注云六鄉
地在遠郊之內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鄭司農
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
相受相和親隣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韶夏
濩武大韶舜樂名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名言其德
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名言其德
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名言其伐紂除害其
德能成武功也韶本武王昭反夏戶雅反漢戶故反
質實 雅樂注見齊武帝永明九年

書法 前書命孝孫定雅樂高祖武德九年此其稱唐
雅樂何孝孫所奏雖不逮古亦足以為一代之
樂矣喜其足以為唐雅樂而亦惜其止於為唐雅樂
也故特書唐然與前書定禮而後書奏所撰制度者
異矣漢章帝章和元年曹褒

畿內

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
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

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
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裴虔通除名流驪州

詔以辰州刺史裴虔通煬帝故人身為逆亂雖更赦令
不可牧民除名流驪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啓大唐
及得罪罪怨憤而死又詔宇文化
及之黨牛方裕等亦除名徙邊

質實

辰州注見漢隱帝
乾祐三年驪州注

見隋煬帝
大業元年

秋九月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書法

此小升降耳其書何美之也曷為美之一抑
揚間而所以屬庶退尊耆舊之意具見矣

○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考異 提要表
作奏

上曰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
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
表聞餘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巢於窠殿槐上合歡如

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
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

集覽

合歡如腰
鼓合歡會

合歡適也杜祐通典鄭衆言昏禮有合歡鈴取音和諧
山堂考索曰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腰本胡
鼓毛負鼓雜婁鼓皆腰鼓
也兩頭擊之聲相應和

正誤

合歡如腰鼓今按兩巢
相連而中細其形似腰

發明

分注載詔自今大瑞聽表聞則尚有容之之意而書
不得表聞則有拒之之意亦以太
宗志在抑絕符瑞是以書法如此

出宮女三千餘人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
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早上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

質實

中書官名注見梁
武帝大同十一年

書法

前書放宮女三千餘人矣於是復書又三千餘
美之也唐初未聞采選也而所出已若此則亡

隋之靡何如哉終綱目書選良家五而晉武居其三
詳晉武帝泰始九年書出宮人九而太宗居其二詳
高祖武德九年合而觀
之二君之相去遠矣

冬十月杜淹卒

發明

封倫佞邪故削其官杜淹何以亦在茲選淹始
以詐隱覓官見謫於隋又事王世充親近用事
憾如晦而譖殺其兄他時參預朝政太宗嘗以事隋
不忠詰之貴重於朝沒無可紀唐史謂其亡清白名
獲譏當世其終身大節如此綱目之意固
有在矣不然豈無故而黜之哉

○殺瀛州刺史盧祖尚

上以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
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論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
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
臣論齊文宣帝之為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
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長
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

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
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大暴由此言之
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騰畧
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上怒甚亦為之霽威上嘗
得佳鵝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鵝竟死
懷中嘗謂告上豕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
恭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集覽霽威爾雅曰濟謂
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霽威爾雅曰濟謂
陽人呼雨止為霽音齊漢書魏相為霽
威嚴顏師古曰霽止也又音限齊之霽
始二年河間盧尚祖光州人交趾郡名注見宣宗大中
二年安南光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
長興二年謁歸南山
注見漢文帝三年

書法

凡書殺殺無罪也太宗賢主而綱目凡五書殺
豈非盛德之玷欤盧尚祖張蘊古劉均張亮李

君

發明

事不避難臣之節也盧祖尚受命鎮撫交趾謝
而復悔堅以疾辭甚失人臣之義然太宗命斬

於朝堂則罪不至此亦太甚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

故事君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
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
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
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已
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已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
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
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為時論所賤終
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
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
嗜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
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范氏曰太宗敕責而使之以無過惡
人之言是政亂而上不聞謂珪曰開皇中早隋文帝不
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
五十年煬帝恃之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

年其餘何用哉。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

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瑗之姬也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

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

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

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上使祖孝孫教官人樂不稱音者責之珪與温彦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

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為孝孫遊說邪彦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

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公

等勿為此也。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地之君也殺梁傳曰赤蓋郭公也注郭公名赤公羊傳

郭音號左傳如字讀國語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郭公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則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惡惡而不能

集覽

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

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惡惡而不能

去所以亡也注上善字去聲美之也上惡字或音鳥路
反又孔子家語賢君篇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
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
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
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
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讐之怨讐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
郊中行雖欲無亡豈可得乎棄其所言之人所言之人
謂郭之父老也齊桓棄之而不用不稱旨者者字刊誤
是上字也正誤不稱旨者今按句首已有上
屬下句字通鑑本文無者字為是
漢文帝後元六年

詔舉堪縣令者

上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
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
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質實黜陟釋名云黜
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陟謂
也陞上也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上曰此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
發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書法

特筆也太宗此詔其關
於風教大矣故謹書之

遣使立薛延陀夷男為真珠可汗

突厥北邊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其侯斤夷男為可
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乃遣使間道冊拜夷男為
真珠毘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建牙於大漠之鬱督
軍山下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諸部皆屬焉集
覽多叛頡利頡利突厥可汗之號鼓纛虜俗牙門必建
纛故賜鼓與纛也纛羽葆幢也以犛牛尾為之大如
斗鬱督軍山唐李勣傳薛延陀部落亂勣與大戰烏德
犍山注即乞督軍山又唐曆云即鬱督軍山也虜語轉
耳質實突厥北狄國名注見
梁武帝太同十一年

三年春正月耕籍東郊○裴寂卒

凡已

司空裴寂坐與妖人交通免官上數之曰計公勲庸安得至此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尋復有罪流

靜州卒 **質實** 云靜州梁初所置治龍平縣隋廢之以

縣屬桂州唐初復置靜州尋改為富州宋以思勤馬江

南一百六十里

書法

裴寂劉文靜皆功臣也文靜殺具官而寂止書

縱其有罪豈不在議功之列而免之而流之帝於愛

其所親之義亦歎矣綱目卒裴寂而無可書之官所

以深病帝也隋唐以來諸臣卒不書官者四十二楊

素崔敦禮辛茂將高李輔封德彝杜淹裴寂李義府

實德玄劉祥道揚弘武李勣姜恪許敬宗關立本來

但崔知溫蘇良嗣魏元忠楊再思豆盧欽望裴光庭

李林甫桂鴻漸田承張延賞趙保裴延齡賈耽李吉

甫程弁李德裕劉瑒蕭置高瑒蕭倣陸贄陽城常貽

非範惟裴寂

三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

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

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范氏曰太宗責宰相

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可謂能任相以其職矣苟不

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上又嘗

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

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

顯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賴存沒朕慕前世之

輔以文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玄齡明達吏事

善若已

接士類

決及如

二人同

國史詞

論事詞

此其心

馬雖然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克勉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無狀上以徵不避嫌疑讓之曰自今宜存形迹未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蕪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蕪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通也上曰善。言事者多請上親覽奏表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下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范氏曰人主任賢則萬事治不憂其壅蔽也君臣日相與處而防然防其欺是左右前後皆無可信者誰與為治乎。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歛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斃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最劣對曰齊

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始則善矣。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推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徇國也今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格物格胡客反捍格於物而無所容受子虛問。上林賦司馬相如著子虛賦漢武讀而善之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時起。林苑故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稷契皋陶皆舜臣稷名棄姓姬氏契音薛姓子氏皋陶一作咎繇龍逢比干閔龍逢夏桀臣比干殷紂臣皆以忠諫死共鯀驩苗蔡氏曰共工官名鯀崇伯名驩兪臣名三苗國名左傳所記四凶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兪饕餮為三苗檮杌為鯀不知其是否。周天元北周宣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天元

集覽

格物格胡客反捍格於物而無所容受子虛問。上林賦司馬相如著子虛賦漢武讀而善之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晉書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皇帝饒人饒仕咸反饗也通作晚
韓文月蝕詩口不食八九無晚名
正誤不以已長格物

自已之長律人欲
人皆能如是也
質實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
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

事在漢後主建興九年十二年
暝眩之藥書說命篇若
藥弗瞑眩厥疾不瘳注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

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瞑莫旬反
眩音縣 **權萬紀**京毛萬年人 **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

年十七

發明

綱目書以房杜為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而分注
載其論治之要于下蓋以太宗治道之所以盛

者亦諸賢輔贊彌縫之力此固綱目紀述之深意也
後之君子儻欲推求貞觀之盛者當於太宗君臣論

治之際反覆觀之必有得於言意之間矣

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 **質實**一統志云大安宮在西安

所觀物

書法

徙辭有二上皇徙居大安宮是年順辭也
遷上皇於西內肅宗上元元年逆辭也

發明

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漢
祖之詔也上皇授位太宗既得傳子之善太宗

承統高祖未聞尊父之禮故上皇徙居大安宮綱目
以自徙為文而太宗尊奉推崇之典缺然無見不然

將書曰帝奉上皇徙居大安宮矣豈不深可惜哉

○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

在平人馬周客游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早
求言何武人不李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恠問之

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見與
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集覽**

在平注見晉惠
帝永興二年

發明

貞觀之初羣才森列如馬周之比未為乏人觀
周立朝建明當時固號剴切然經國遠猷致君

堯舜之道亦未多見而太宗一觀條陳之畧用之惟
恐弗及好賢如此天下烏有遺才治道烏有不進者

哉書之于冊
蓋美之也

秋八月朔日食○冬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凉州都督李
大亮

上遣使至凉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
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

乖昔肯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
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撰漢紀三十卷議
論深博極政之舛實
荀悅漢紀荀悅穎川隰陰人淑

一覽即記漢獻帝時官至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悅
作申鑒五篇奏之又依左傳體刪漢書為帝紀三十篇

凉州注見中
宗景龍二年

書法

書交美之也文字之賜終綱目僅再書而已漢
紀帝範皆太宗也賜吐蕃不與焉玄宗開元十

年九

發明

自晉人君喜悅之臣往往賜以金帛今李大亮
密表獻鷹之事而綱目書以荀悅漢紀賜之夫

漢紀乃一史籍之微者耳而特書下冊則見
太宗之勵其臣以義而不以利也豈不休哉

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

漢突厥當書
擊亦誤作討

初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弟入貢突厥頡利可汗大懼
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代州都督張公瑾上言突厥可

取之狀曰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曠姦佞一也諸部皆
叛二也突利諸設皆得罪無所容三也塞北霜早埃糧

乏絕四也疎其族類親委諸胡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
也華人入北所聚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

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
以公瑾為副突厥侯斤九人及按野古僕骨同羅奚首

長並率眾來降於是復以李世勣柴紹薛萬徹為諸
道總管眾合十餘萬皆受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

諸設突厥別部典兵者皆曰設肅聚
肅與敵通慶口而作聲詩其敵也敵
質實定襄郡名
注見晉懷

帝永嘉六年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馮門可汗夷狄君
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尚公主注見晉安帝隆安
五年

發明

漢武帝以復讐之義從事征伐擊匈奴三十載而
網目止以擊匈奴書之蓋是時匈奴自武帝即位
以來未嘗先犯漢故也今突厥於唐屢有寇邊之
罪太宗固嘗親與為敵是以綱目於此特書曰討蓋
言討則有詞可執而非無故用兵之比
書法如此夫豈薄於漢而厚於唐哉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上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
焉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耻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
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書法

貞觀之篇書入朝六突利謝元深麴文泰
馮盎李思摩侯利發皆蠻夷也唐世盛哉

杜如晦罷

位以疾遜
故也

閏月蠻酋謝元深等來朝

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
古請作王會圖以示後從之是歲戶部表中國人自塞
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者
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集覽

王會圖周武王時天下
太平遠國歸款史乃集

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

相壽坐賊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
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為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
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
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贊實

濮州注見周
安王五年濮

寅庚

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

李靖帥驍騎二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謀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若在彼柰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殺義成公主斬首千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世勣軍磧口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

集覽

磧口匈奴南界磧口之地在賀人山露布以聞

州賀蘭山也在馬邑雲中郡名今大同府是也故城在今崞州之西白道在古雲中郡今大同府有白道泉即飲馬長城窟處韓信所以破齊漢高遣酈食其說齊下之蒯徹說韓信曰酈生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

以數萬衆乃下趙五十城

信遂襲破齊齊乃烹酈生

梁武帝普通五年鐵山未詳屬所雲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猶豫注見秦孝文王元年露布注見晉恭帝元年

熙二年陰山注

見秦正政三年

書法 前書討矣此書襲何譏失信也書討以正猾夏之罪書襲以示遠詔之譏綱目正其義不謀其利此類是矣

以温彦博為中書令戴胄參預朝政蕭瑀參議朝政

中書官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

許之

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盡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范氏曰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秋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不足為後

世法也

書法

自稱益非也以此貽謀願當一設宜矣

發明

彼固首虜之稱也儻以中國之主而稱之則其舉四海之內皆狄耳辱莫大焉綱目上書四夷請帝為天可汗其責固不在我下書許之其責始有所歸此亦可為好大而不師古者之戒

蔡公杜如晦卒考證

註其謚天曰賢臣特書依賢相例唐諸臣如杜如晦張九齡之相業王珪魏徵之善諫李靖之用兵温彦博虞世南李太亮高士廉皆賢臣也失註謚號今當補書

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

晦質實

蔡縣名注見漢宣帝甘露三年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蘇尼失部落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眾來降漠南遂空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充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顏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鎮其部落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温彦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疆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鑒也宜縱之使還故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唐紀六十四 貞觀十四年

土便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以窮來歸柰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為順州都督初頡利族人思摩無寵於頡利頡利之亡親近者皆離散獨思摩不去竟與俱擒上以頡利為右衛大將軍蘇尼失思摩皆封郡王其餘拜官有差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范氏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太宗苟欲冠帶四夷以誇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胡氏曰頡師古李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温彥博之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所欲為者也其先意承志不得為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為乃天地之氣有淳正偏駁之殊也有教無類豈揉雜華夷之謂乎

集覽

蘇尼失沙鉢羅設

鉢羅部設之號也蘇尼失人名御樓受俘御者天子所上樓謂順天樓俘軍中所獲館之太僕館去聲以館

實

任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事

館客也太僕寺掌廐牧輦輿之政
在漢高帝七年西域國名注見漢哀帝元壽七年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交豫二州名充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豫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壽陽靈州注見貞觀二十年一統志云順州唐初所置治龍化縣宋麻州以其所領龍化温水龍豪南河四縣俱併入陸川縣故址在梧州府博白縣東北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詔訟不決者聽於東宮上啓

詔訟者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不服然後聞奏范氏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古之教者必以禮樂而置師保以輔翼之苟學問明而德性成何患不能聽訟乎且太子終年十二而使之聽訟若其不能官臣必教之以欺

集覽

視善問安記文王之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初鳴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口今日安否內豎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及莫皆知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注未猶勿也
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飪味臭惡也

管實

東宮注見

加李靖光祿大夫

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御軍無法請付法司推之詔
勿劾及靖入見頓首謝上讓之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
汗有功不賞以罪見誅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
乃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既而謂曰前者人或纒
公今朕已寤公勿以
為懷復賜絹二千匹

林邑遣使入貢

林邑獻大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
亡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未可必
乎胡氏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與兵革幾於能
忍然林邑表辭敢為不順者以獻大珠嘗試朝廷也還
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
是太宗貪其寶而其慢也

集覽

林邑注見漢後
主建興四年

六月脩洛陽宮

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
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
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
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後瘡痍之
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然則何
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
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管實**
理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
注見漢光武建
武二十七年

書法

漢明帝大起北宮以諫而止綱目書曰既而罷
之羨之也於是上謂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
即罷之則曷為止以脩宮書不卒
罷也故不書罷而明年再書脩

發明

太宗初平洛陽毀隋宮殿今乃反更脩之然一
聞張玄素之諫隨即罷役今綱目乃直書于冊
若真已脩洛陽宮然者何哉考之唐史是年六月乙
卯發卒治洛陽宮而不聞有罷役之命然則已經營

繕明矣况太宗奮辭以非玄素則其志已有在書法如此初非過也

秋七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敕百司詔敕未便者

皆執奏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一日萬機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遠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忘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孰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范氏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勝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

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故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勞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

集覽

阿從阿曲順從也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注言詭隨也任職謂能勝此職也

也任勝並去聲叢勝書阜陶曰元首叢勝我注叢勝細碎無大畧馬云叢總勝小也勝倉果反徐音鎖墮也書阜陶曰萬事墮哉注萬事墮廢其功不成墮許規反

質實 衛士傳餐注見墮廢其功不成墮許規反

發明

鳴呼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自後世人君有吝於改過者則曰業已授之不可改也自後世人

臣有喜於為佞者則曰此詔旨也不可違也夫使理有不當則業雖已授改之何傷事有未是則雖出於

詔旨遠之何害惟夫人君吝於改過人臣喜於為佞則天下之事明知其非而冒理行之必至於盡政害

民而後已此則古今之通患也善哉太宗能有見於此是以惟理之從不拘已見凡未便之事雖詔敕已

行皆許執奏是豈不足以彰無我之法也我書之于冊此亦可為後王之法也

以李綱為太子少師蕭瑀為太子少傅

李綱有足疾上賜以步輿使之乘至閣下每至東宮太子親拜之先是上命蕭瑀與宰相參議朝政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不能抗玄齡等嘗有微過瑀劾奏之上皆不問瑀由此快快既為少傅遂罷御史大夫不復預聞

朝政質實快快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磧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為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况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受實利也上從之

集覽

伊吾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供億左傳不能度其所須也

質實

磧口注見玄宗開元三年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羈縻注見漢昭帝

元鳳元年

詔定常服差等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胡氏曰朝服當以正色緋近於朱猶云可也惡紫奪朱而加於緋上可乎青者色之正也綠為間色而加於青上可乎必欲歸諸正必則古昔師先王可也

以李靖為右僕射

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質實恂恂似不能言語孔子於鄉黨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

九月伊吾來降置伊西州

質實

伊西州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伊吾

張儉檢校代州都督

思結部落饑貧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親屬
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代去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
儉單騎說諭從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儉因勸
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糶以
充邊儲部喜營田
集覽轉力轉相勤力
正誤營田轉
謂轉也
盡力也

冬十一月以侯君集參議朝政。除鞭背刑。

上讀明堂錄灸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故有是命
胡氏曰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
在於民禁笞囚皆亦可
謂善推其所為者矣

書法

美仁政也綱目恤刑之政書除
十詳漢惠帝四年皆美之也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
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

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
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
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
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質實高昌西夷國名注
見齊明帝建武四
年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
都護事在建武二十二年

大有年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
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
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若愁若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
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彞曰三代以還人漸
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
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
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
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
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斛直
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下勤而無之民雖東西
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斛
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海南及

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帝謂長
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
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
武備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
首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
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
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范
氏曰魏徵仁義之言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
罰之言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
惡勞而欲息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
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
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
帝王之所不及也胡氏曰一治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
極人必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必則氣薄而人澆蓋或
三二百歲或五六百歲淳薄一變而天地之氣盈虛消
息後世誠不及古遠矣若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
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爾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
義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於此饒濁者易
為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斛米數
錢外戶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

器也○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
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
生驕侈則老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閩府庫甲兵
遠勝隋世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場帝甲兵豈不
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集覽大有年春秋桓三
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集覽大有年春秋桓三
年冬大有年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
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
有年何大豐年也穀梁傳釋云凡書有質實五嶺注見
年者冬下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質實秦始皇三
年十三

書法

書大有年何美恤民也帝自即位山東旱則以
賑卹書關中饑則以赦天下書畿內蝗則繼以

發明

甚哉治世之難逢也入綱目以來上下一千三
百六十二年其間有年之書凡六見乎冊蕭梁

終綱

出宮女書其恤民也至矣於是特書大有年嘉之也
終綱目書大有年四書有年二詳漢明帝永平九年

武帝之一書後唐明宗之兩書皆以分襲之世無足
深取若夫海內為一人物阜康以大有年書者獨求

五年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平開元與是年爾是豈非治世之難逢哉蓋嘗因是考之當太宗論治之初一小人以秦任法律漢雜霸道之說中之雖行帝行王之對言簡意足然非太宗能於中知所決擇其不為儉人所移者幾希惟魏徵言之也明惟太宗行之也力是以帝王之治仁義之效不旋踵而見於四年之間而太宗又能歸功於勸行仁義之臣遂使貞觀之治振古有先夫豈無自而然哉後之有志當世者苟能以太宗之心行太宗之治則太宗之效將後見於當日而大有年之書亦將復見於方冊之間矣孰謂帝王之治果難行哉噫

書法 書誡之也其譏何二氏之教其為不忠不孝也

能三年之喪而觀其小功之察此之謂矣

發明 僧道不拜父母乃師他人而拜之此正孔子所謂悖禮者詔令致拜且矣然曷若不罷沙汰於其初乎此而觀之義自見矣

皇太子冠

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必傳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質實** 東作春耕也

書法 太子冠不書此其書何嘉恤農也於是請造兵備儀仗上以農時改用十月故書嘉之然則曷為不於十月書書於正月所以志有司之請而著太宗之仁也終綱目太子書冠二宋劭唐承乾

詔諸州剗削京觀加土為墻考異

提要無剗削二字 **集覽** 剗削京

削去也猶春秋楚莊王不立京觀之意左傳宣十二年楚敗晉師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又京觀注見漢後主延熙元年又注見晉愍帝建興元年鯨鯢

書法

二年書收瘞暴骸仁矣於是復剗削京觀加土為墳以禮於死者仁之至也再書美之

發明

天地以好生為德而自古戰爭殺人者往往築為京觀可謂不仁之甚矣剗而墳之不惟澤及朽骨亦可以示戢武之意也書以美之耳矣

○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

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凡得男女八萬口

質實

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

帝大同十一年

書法

贖也書賜何尊中國也於是得男女八萬口綱目特書而備錄之深嘉之也

夏六月新昌公李綱卒

謚曰貞初周齊王憲女孀居無子綱瞻恤甚厚綱卒其女以父禮喪之

質實

新昌縣名注見漢武帝元

年朔二

秋八月遣使詣高麗葬隋戰士考異

請當作如

質實

高麗東夷國名注見

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

書法

二年收瘞隋末暴骸境內也於是念及高麗戰士而遣使葬之可謂仁也已矣

故屢書美之

發明

既贖陷虜之人又葬戰亡之士迭書于冊亦可嘉矣使帝能堅守此心又豈有遼東之伐乎

○殺大理丞張蘊古

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為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按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相

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繼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復奏

乃行刑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許有寵大臣數被讒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許為直以諫

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但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彼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

陛下總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既姦以
自損乎上默然既而萬紀等皆得罪
王五十三相州注見漢昭帝建昭二年魏郡大
理丞注見高祖武德九年三復奏乃行刑注見中宗嗣
聖九年

發明

前書殺盧祖尚此書殺張蘊古其為威德之累
不亦多乎然祖尚猶有辭難之罪若蘊古則當
官執法守正不阿可賞而不
可殺者其失有為甚也惜哉

九月脩洛陽宮

上欲脩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
彫瘵營造不已勞費難堪上甚嘉之既而竟命將作大
匠竇璉脩之璉鑿池築山彫飾
華靡上怒遽命殺之免璉官
天匠官名注見隋
場帝大業九年

書法

周武帝毀上善殿則書毀殿宮室之壯麗者則
書毀美之也於是竇璉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
怒毀之局為不書其毀書其脩譏也去年帝以玄素
之言罷脩矣卒復脩之是貳過也既罷之復脩之既
脩之復毀之則毀為不足稱矣綱目
責備賢者故罷不書罷毀不書毀

帝獵於後苑

上逐兔於後苑將軍失執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
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
上為之止

書法

太宗獵不悉書據貞觀四年
獵不書書此何美從諫也

冬十月詔議封建

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
長父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令群臣議之魏徵以為
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關又燕秦趙
代俱滯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
為勲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
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

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三相維持足扶
京室為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
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於是詔宗室
勲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
以**集覽**京畿京謂京師天子之居也畿天子千里地鄭
聞玄曰夏曰縣殷周曰畿畿外禮小司徒九畿疏
王畿外四面仍有九畿相去各五百里民社古者天子
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凡封諸侯受天子大社之士各割
所封之方色土與之東方青土他如其方色**贊實**封建
授之使立社於其國有土則有民故曰民社注見
貞觀十三年

十一月林邑新羅入貢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贊實**林邑南蠻國名注見漢後
獻美女各付使者歸之**贊實**主建興四年新羅東胡國
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五色鸚鵡格物論鸚鵡
能言鳥有慧性朱味鈞吻翠項金眼玄項碧羽頰足翠
尾語音圓滑白者名秦吉了腦有黃肉冠又名時樂鳥
冊首紅臆朱冠絲翼鶯頷文皆揉以五色其心聰慧護

主報恩鳴則天下
太平皆產於嶺南

十二月開党項之地為十六州

党項內屬者前**贊實**党項西羌別種注見
後三十萬口陳後主至德三年

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熟
也而有司瀆吏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惟據律文雖
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古者刑人
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
肉但未有著令耳於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
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
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
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揚
帝時嘗有盜發捕得拷訊服罪者二千餘人悉令斬之
大理丞張元濟尋其狀推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
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
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上又嘗謂執政曰朕

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已之所欲惡人遠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集覽 著令漢書注著陸慮

秦置六尚乃有尚食則尚食秦官也內教坊唐開元初于蓬萊宮側始立內教坊以隸散樂倡優曼行之戲此其始矣太常官名注見漢明帝永平二年

康國求內附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上謂待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黨遠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稀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鄉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喜惟喜陛下君安思危耳范氏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為然以兵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其言而後從之者與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為後世法

使其行事每如此

集覽 康國一日陸未鞞即元魏所謂其威德可少貶哉

悉方斤者在那密水南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其君長姓慍名屈木支

高州總管馮盎入朝

盎有地方二千里為治勤明所部愛之

質實 高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八年高涼

六年春正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群臣請封禪不許

初群臣表請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士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群臣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德未厚邪中國未安四夷未服邪年穀未豐符瑞未至邪對曰今雖有此六者然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巡供億勞

費又伊洛以東灌莽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明年群臣復以為請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乃止范氏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嶽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後議其禮徵亦預焉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胡氏曰自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為二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往往推以天道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也以太宗之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旦日食天變為大不聞胥訓告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群臣獻諛請祭泰山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偃然自足徵雖以空虛勞費為言若非河南北數州大水亦未必為止也夫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氣微也較之二者日者君象尤當嚴懼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為二致不學

不知道之過邪及群臣再請正當披窮經訓辯是非以示子孫乃以氣疾為解誤矣

集覽

灌莽灌

詩集于灌木注疏云木叢生曰灌莽又音姥宿草也楚辭夕檻州之宿莽又草深平曰莽告祭柴望燔柴祭天告至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謂天高不可達故燔柴以祭之庶高烟上通也馬融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先登于位告于天也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曰望書舜典望于山川注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不必至其處皆一時遙望其方而祭之左傳曰望郊之細也注郊大禮也望祀禮之細微者也胥訓告教誨周書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注云古之君臣雖曰明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陰沴注見陳宣帝質實封禪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泰山太建六年邪沴質實注同上年伊洛二水名注見漢高后三年扈從注見昭宗乾寧四年

書法

請書不許何譏也何譏卒許而不果也光武群臣請封禪不許不書以其卒封禪也故以不書為

譏太宗群臣請封禪不許則書以其卒不得封禪也故以書為譏必若隋文帝然後書不許不為譏矣

發明 群臣之請封禪不過諛佞以悅其君而已觀太
宗始為拒之之辭可謂明白洞達而請猶不止
獨魏徵以為不可然則房玄齡王珪諸人
皆在致請之列矣直筆書之亦可愧哉

三月如九成宮考異

按巡行例則
如上漏帝字

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
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為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
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有所未安焉且太上
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
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
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仍亟增脩大安
宮以稱中外之望又言比來樂工圍人超搜官爵鳴玉曳
履與士君子比肩臣竊耻之揚氏曰馬周之論此行善
矣然不止其行而速其返是所謂月攘一鷄者豈所以
堯舜其君哉胡氏曰自古繼世之君得養其母者多矣
鮮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也得養其母未足以盡人子
之心事父致孝然後為憊周宜以此深啓帝心使力慕
大舜事親之道則太宗必聞言
感動而九成之車不柅自止矣

集覽

大安宮 太上皇徙
居此宮 溫清記曲

禮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注安定其牀在溫涼之節
清七性反字從以冰冷也圍人掌馬者圍魚許反鳴玉
佩玉上有蕙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佩於帶
帶之上玉將鳴焉是為行步之節度曳履曳蹻也履禮
也飾足以為禮黃帝臣於則所作或赤履或烏皮履月
攘一鷄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隣之鷄者或告之曰請
損之月攘一鷄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
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不枕枕女履反止輪木也
官注見隋文皇開皇十三年仁壽宮大安宮注見貞觀
三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
武二十七年

書法

書譏遠也不惟溫清之多缺
而厚親薄已之義亦顛倒矣

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

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
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
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告
皇后後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

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
中使厚賜微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康
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
為誰上曰魏徵每庭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
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下之明
集覽 半楚淮陽楚王英淮陽
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質實 長樂縣名注見玄宗天
明帝每封皇子皆殺其制
度止令如楚淮陽之半
晉安帝元興元年長主蔡邕曰漢帝女為公主姊妹為
長公主職林曰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
尊宗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漢妻敬說高祖以長
公主妻單于武帝女亦稱衛長公主此為長公主之始
矣中使注見玄
宗開元十五年

書法 公主嫁不悉書此其書何美後諫也於是教有
司資送倍長公主以魏徵諫而止故書美之終
綱目書下嫁十四太宗長樂南平玄宗永穆憲宗岐
陽宣宗萬壽廣德皆美也漢武帝衛長唐代宗永樂
德宗義章憲宗普寧懿宗同昌皆譏在上
也北齊太原唐太平安樂皆譏在也

置三師官○夏四月鄒公張公謹卒

公謹卒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
若臣猶父子也情發於哀安避辰日遂哭之
質實 一統志云
鄒古邑名周時為邾國魯穆公改為鄒因山為名漢置
鄒縣屬魯國隋屬魯郡唐改為鄒縣屬兗州宋屬襲慶
府金屬滕州元因之
本朝改屬兗州府

秋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

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讐
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
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
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
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
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
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
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
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上
謂王珪曰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

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
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彥博處
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諍
為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
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上指殿屋
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
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推必有所損若慕奇變法度不恒
其德勞擾實多○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
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
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
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范氏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偏
好者姦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書曰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上嘗臨朝謂侍
臣曰朕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
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
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
群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集覽

丹霄殿

未詳處所

輻輳

注見漢文

相如傳作娥媚

虞書大禹謨

書法

丹霄殿何外殿也君臣講論無非治道與他宴
樂者異矣故特書之終綱目書宴十六大宴一

詳漢高帝五年

發明

盛治之世其施為舉措自與庸主不同雖宴遊
之中亦有可觀如綱目所書太宗丹霄殿之宴

自他人視之不過樂飲而已然一時君臣談笑之間
無非明良相與告戒之意則坐朝聽治之際又可知
矣觀者要當以是察之

九月如慶善宮考異

按巡行例曰帝如某則此
一條如字上亦漏帝字

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
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佾
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與坐者爭長歐任城王道
宗目幾取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
貴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蒯醢非
高祖之罪也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集覽

功成慶善樂以童兒

六十四人冠進賢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履而舞進蹈
安徐以象文德後更號九功舞取尚書九功惟叙之義
八佾行列曰佾一列八人天子八佾八佾八佾八佾
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有命之舞也韓彭趙醢韓信
彭越漢高帝誅之故云趙實實一統志云慶善宮在西
醢趙醢注見漢文帝六年實實安府武功縣南一十八
里臨渭水唐武德初高祖以舊第置宮太宗生於此後
嘗臨幸宴群臣賦詩任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
年同州注見玄
宗開元十一年

冬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

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相報對曰臣見隋室
父子相殘以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胡
氏曰陳叔達天下之公論於秦王非私交也以叔達端
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遷序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
武德中讜言是以危疑向背實實杜稷注見新
誘臣下為後日計豈君道哉實實莽天鳳元年

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太常卿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請
并寫武周仁杲建德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
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觀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
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脩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
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集覽武周劉武周自稱定揚可汗唐攻
降唐被殺建德實建德自稱夏王被擒斬
之於市世充王世充自稱鄭帝降唐被殺

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温彦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
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
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徵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
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上問魏徵曰群臣上書可采
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
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
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温嘗曰
煬帝多猜忌對群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
體耳○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
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

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范氏曰太宗之言王者之言也魏徵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兼德行而諛以用兵僻邪險陂趨利就事而已爾王者創業垂統數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乎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質實

龍逢忠諫注見漢成帝元延元年

造渾天儀

直太史李淳風以靈臺候儀制度疎畧但有赤道更請造渾天黃道儀至是奏之

集覽

靈臺候儀作儀

以推候天地也浮屠一行曰靈臺鐵儀後魏斛蘭所作規制扑畧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遲速多差渾天黃道儀渾天儀注見漢順帝李淳風陽加二年黃道游儀注見玄宗開元九年岐州人

書法

書造儀何重象器也終綱目書渾儀四宋丙子年是年玄宗開元九年十一月書儀一中宗嗣

聖二

炅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

質實

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

年十五

書法

書美恤民也綱目書大水六十三詳漢文帝元

不皆大也至德宗四十餘州大水則書大矣貞觀八年終綱目書水四十餘州一

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先是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

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胡氏曰罪既至死無可赦者此三百九十人者其間寧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殺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况既得一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免死太宗悅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頗也然不敢違逸而皆至
集覽刑赦之願左傳昭十六年
子產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類注緣事類以成偏頗頗普多反類如字

書法

書赦死囚何譏也親錄囚徒縱遣使之至期來詣

京師則帝欲赦之之意明矣安得不啓其如約微幸之心哉綱目不書縱囚而直書其赦所以深探太宗之本意也

發明

虞書青災肆赦初未嘗書赦死罪之文既書死囚則是罪已應死矣無故赦之母乃不可乎書

法如此固綱目之所不予也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

無忌固辭上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不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讐不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上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宴此宮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悅

集覽

智

南蠻酋長馮盎之子名也

質實

未央宮注見漢高帝七年先盎遣入侍故入侍宴

書法

於是始一書奉太上皇越二年而以太上皇喪

蓋鮮焉上皇稱誥九年太宗躬養之禮僅一見於綱目帝亦少憚於此哉終綱目書置酒凡四詳泰初甲子年

發明

類事有不美而美在其中者如太宗宴丹霄殿之

皇置酒未央宮之類是也丹青之宴前固已論之矣

未央置酒之義可得聞乎夫人主一日萬幾若責以

昏定晨省之禮朝夕娛侍之樂誠有未易然者至於

宗自正位以來至於終上皇之身未聞有所謂奉親

之樂孝養之事獨此一書于冊則夫武德九年之後

貞觀九年之前首尾十載所謂為天子父以天下養

者僅有是耳中間徒聞欲幸九成宮避暑而上皇留

於暑中見諸馬周之疏而亦不聞為之少泥其行後

雖欲營大明宮為上皇清者之所然亦不果居之臣

故因置酒未央之事而知太宗之簡於事親正所謂

至美之中有不美存者此也我朝孝宗皇帝恭奉上

皇垂二十載孝養之誠始終如一七日一朝有加無

已豈唐之太宗所可同日語哉尊謚曰孝真無愧

矣然則君子觀網日所書太宗置酒

之事安得不於我孝宗而三歎三詠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

帝謂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

知之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

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

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

金一斤帛五十匹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上曰求巧工以供

國事今先造戲是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

階**質實**用陳平計刻木為美人立城上以詐冒頓之

氏後人因此為傀儡應劭曰高帝七年陳平使畫工圖

美女遺遺闕氏而無刻木事今按列子記周穆王時巧

人有偃師者為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既終木

人聯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殺偃師偃師懼壞之皆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唐太宗貞觀八年 五七

帝時京師賓客嘉會皆作魁礪梁散樂亦有之齊後主尤所好也顏氏家訓云古有禿人姓郭好諧謔今傀儡郭郎子是也傀儡音

書法

刑官之例二其有罪削階有罪之辭也削某階無罪之辭也段綸始作淫巧其以無罪書何病

發明

書賜太子庶子金帛文無美詞然足知其輔導其作為淫巧之實此亦觀綱目之法也

甲午

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親

質實

黜陟注見

夏五月朔日食○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冬十月營大

明宮

營大明宮以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

唐東內也貞觀中所建初名永安後改曰蓬萊又改曰大明

質實

統志云大明宮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

書法

大明宮何上皇清暑之地也營經始之辭也宮未及成而上皇寢疾矣綱目曷為書之譏也自

書法

六年如九成宮馬周有疏至是二年始為上皇清暑之計而上皇竟不及居太宗之慢亦無以自贖矣故

以李靖為特進

靖以疾遜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楷模故不相違及拜特進俟疾小瘳間三二日至門下中書平章

集覽

特進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唐太宗貞觀八年

書法

平章政事之名始此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畧四隣畏之詔遣使者往慰撫之

集覽

吐蕃本西羌屬姓勃窣野居析支水西在吐谷渾西南贊普吐蕃俗謂疆雄曰贊謂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後有君長或曰論贊或曰弄讚棄宗弄讚贊普之名也

書法

此吐蕃通中國之始

吐谷渾寇涼州以李靖為大總管帥諸軍討之

考異

據九年書

此伐吐谷渾誤作討

吐谷渾可汗伏乞老耄其臣天柱王用事數入塞侵盜詔大舉討之上欲以李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靖聞之

請行上大悅以靖為西海道

集覽

重勞之重上聲難於勞使之

質

質

吐谷渾西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涼州注見中宗景龍

二年西海郡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發明

王者不勤遠畧若無故舉兵則為驢武今此上則罪在夷狄曰討則有詞可執用兵若此得其正矣宜乎綱目書以予之也

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

帝聘鄭仁基女為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群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為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謹故爾帝笑曰朕之

集覽

充華婦官也

質實

陛下

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

特筆也太宗從諫至此可謂有大過人者矣特
書美之綱目書命納妃妾十詳漢獻帝建安十
八年皆譏也
惟此為美辭

發明

自改過不吝見於仲氏之美成湯而後知人君
以改過為大德自匡救其惡見於孔子之述事
君乃後知人臣以匡救為主忠太宗聘鄭氏為充華
不知其已受聘也魏徵上表論諫帝遽大驚自責若
太宗可謂能改過不吝若魏徵可謂能匡救其惡者
矣以房齡之賢猶希意奏陳非徵深探本情非太宗
屈已從諫何以能免其失故綱目特書既而罷之與
漢明帝永平三年書大起北宮既而罷之同意皆美
也之

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

中年丞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
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脩欲國家
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罪之
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

未

西突厥吐陸可汗死

弟沙鉢羅啞
利失可汗立

提要吐作
吐死作卒

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
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謔如上
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
官卑品猶未得祿餼寒切身難保清白宜量加優給然
後可責以不貪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
蒼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上善之
廖上疏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
結四方高一尺注結與髻同
穆注見漢光武
建武十九年

質實

中牟縣名注見漢
獻帝初平三年

集覽

好高髻漢
章帝時馬

九年春正月分民貲為九等○夏五月太上皇崩○李靖

伐吐谷渾破之

李靖擊吐谷渾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為
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虜一敗之後鼠逃鳥散取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後之中分其軍
為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道宗由南
道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原君集道宗
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人斃冰馬噉雪
追及伏允於鳥海與戰大破之靖督諸軍經積石河源
窮其西境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
萬伏允子順斬天柱王來降伏允脫身走衆散稍盡為
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為可汗詔以為西平郡王順未能
服其衆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既而順竟為
國人所殺上復使侯君集將兵立其子諾曷鉢為可汗
總管高麗生後軍期李靖按之既生誣靖謀反按驗無
狀既生坐戒死徙邊或言既生秦府功臣宜寬其罪上
曰國家功臣多矣若既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
復禁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之見

集覽

積石河源地里志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羗中今鄯
州龍支縣界河所經也括地志云積石山今名小積石
山在河州抱罕縣西七里河州在京兆西千四百七十
里禹發源河水小積石山浮河東北下歷靈勝二州北
而南行至於龍門蔡氏書傳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
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

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一名鹽澤去玉
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
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
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尾曰閼磨黎山
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
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
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 **質實** 積石然地名注見梁武
西南按二說恐薛說為是 **質實** 帝普通二年一統志云
積石山名在陝西河州衛城西北七十二里禹貢導河
積石至于龍門即此又西寧衛境廢龍支縣南有積石
山亦為禹貢導河之所 **西平郡**
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

秋七月詔禮官議廟制

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是
增脩太廟附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宰房
玄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于志寧以為 **質實** 三昭
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上從之 **質實** 三穆
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
年陝朱子奢蘇州吳縣人涼武昭王西涼王李暠廟號

武昭

冬十月葬獻陵

初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薄塋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塋適足為親之累故不為耳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塋其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願依白虎通為三仞之墳節損制度刻石陵旁藏書宗廟用為子孫之法疏奏不報世南又奏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於人力有所不逮上乃詔有司議之房玄齡等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又詔太原立高祖廟秘書監顏師古以為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

集覽 長陵漢高帝陵墓白虎通漢章帝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異同作白虎議奏

非禮乃止

今白虎通是原

實實 一統志云獻陵在西安府三原縣

陵漢光武陵墓

注見十二年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二年并州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京陵漢光武之墓注見建武

中元二年

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

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脇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范氏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已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人君以此取人

集覽 疾風知勁草疾急也勁健之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草 雖被疾風亦不隨之而靡板蕩識誠臣詩上帝板板上帝蕩蕩注上帝稱君王也板板反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也蕩蕩法度廢壞貌言誠臣不以板蕩而易其介也

十年春正月突厥阿史那社爾來降

丙申

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畧聞處羅以為拓設建牙於磧北頡利既亡西突厥亦亂社爾詐降之襲取其地幾半有衆十餘萬乃曰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為先可汗報仇擊滅之諸部皆諫社爾不從擊之

大敗遂帥眾來降以為左驍衛大將軍虜其部
落於靈州之北留社爾於長安尚公主典屯兵
那社爾阿史那突厥三字姓社爾其名
也拓設設猶言部也拓其部設之號
年長安縣名注
見漢惠帝五年

二月以荆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

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胡氏曰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蠢猶不可亡滅而况英傑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然已不可如何矣此太宗所以悲也人倫之際易以失思可不慎哉○魏王泰為相州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學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泰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頓躓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玄齡等皆謝魏徵正色曰若網紀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

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輕我子邪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上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輩之主乎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窺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

集覽

臨湖之變在高祖武德九年頓躓頓挫辱也躓音致

礙不行也正義曰頓躓困厄之義也降乘猶言下車也乘去聲九卿唐志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

司農太府凡九寺各卿一人八座隋制以五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之職唐因之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與尚書長官皆尚書省官故云尚書八座又漢魏八座注見晉武帝

正誤

八座今按通典隋以六部尚書左右僕射及令為八座二僕共為一座唐與隋

同其後代宗以郭子儀為尚書令子儀以太宗嘗為此官不受自是不以授人則唐之八座又當為左右二僕及六尚書也

質實

荆王元景荆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元景唐高祖之子太宗

之弟庶孽注見漢景帝二年窺窬晉成伯陽市賦談智於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際注窺私視也窬門邊竇也紀綱注見宋營陽王景平二年

三月吐谷渾請頒曆遣子入侍○夏六月以溫彥博為右僕射楊師道為侍中魏徵為特進

徵屢以目疾辭位上不得已以為特進知門下省事參議得失

皇后長孫氏崩

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柰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

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草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願勿以丘壘勞費天下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可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譏漢明德馬后不能抑退親戚之權而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禁其末流也至是官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玄齡使復其位

集覽

葭草漢中山王傳葭草之親注言其輕薄而附著也丘壘秦晉之間冢謂之壘漢書光武曰使迭興之後與丘壘同體注丘小山也壘大坡也

質實

從容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

秋禁上書告訐者

上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范

氏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可謂明且遠矣此為君為長之道也

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

時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眾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中夜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帝為文刻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不藏金玉當使子孫奉以為法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

集覽

層觀層觀也

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毀觀

質實

昭陵長孫皇后之墓注見貞觀二十三年陛下注見

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十二月朱俱波其崇遣使入貢

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其崇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无懼昔秦始皇

威振胡越二世而亡

集覽

朱俱波西域國一作朱俱槃

漢時子合國也葱嶺

注見漢

質實

朱俱波西域國名未詳

和帝永元二年其崇

西域國

質實

詳公華瓜州注見莊

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換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

集覽

宣饒二州名在江東宜

郡陽

質實

宣饒二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

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兵者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

集覽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折衝都尉改號統軍為

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則總號折衝府折衝者所以折兵衝也左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實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十一年春正月以吳王恪等為諸州都督

實吳王恪注見貞觀十

年七

諸王將之官上賜書戒敕且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作飛山宮

魏徵上疏曰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致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

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發明

飛山宮之制不可得聞然以其名觀之侈可知矣書之于冊是亦日月之一蝕也

定律令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以為舊法兄弟異居陰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正應配流據禮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後從之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玄齡等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行之又定枷

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皇上嘗問大理卿劉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

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集覽以出罪為戒先益吏得為姦自今變法宜詳慎之集覽古以李好德法不當坐上怒其出人之罪質實大辟刑名注見漢宣帝地斬之今皆以此為戒質實節三年釋奠注見梁武帝

天監十七年劉德威彭城人

二月豫為山陵終制

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范氏曰厚葬之禍古今所明知然後之人主為之以賈禍跡相接而莫或戒也太宗雖自為終制而昭陵之葬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豈非太宗之過乎

幸洛陽宮

考異

幸上漏帝字

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開儲侍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

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餽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茂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范氏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此其所由集覽能任衣冠任平聲堪也質實顯仁宮注見興也集覽言我自堪任衣冠以來質實隋煬帝大業元年一統志云西苑在河南府洛陽縣隋煬帝築周迴二百里臺觀宮殿窮極華麗

三月朔日食○詔行新禮

房玄齡魏徵所定凡百三十八篇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

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胡氏曰為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泰是時於兄弟間漸生異慮而王珪訓告之方教誨之道未之聞也卒以窺伺廢斥而死珪與有責矣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

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集覽 南平公主敬直源流至論曰唐史例曰某人尚某公主今綱目不曰尚而曰某公主嫁某人此乃文公所以明人倫也

主執筭行盥饋之禮筭字唐書王珪傳作筭注云按史炤通鑑釋文筭堅奚反簪也又云據唐書釋音正文作筭釋云皮變反筭屬也未知孰是又引左傳奉匭沃盥易家人在中饋以解盥饋之禮愚謂筭字本刊之誤史炤又失為正之唐書釋音為得也所引奉匭沃盥家人在中饋二者亦謬矣不詳執筭之義本按記昏義篇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段脩以見注筭音煩又皮彥反器名以筭若竹為之其形如管束之以青繒以成棗栗段脩之屬段丁亂反本又作服脩脯也如薑桂曰服脩公羊傳何休學云禮婦見舅姑以棗栗為贄見女姑以服脩為贄棗取其早日自矜莊栗取其敬栗服脩取其斷斷自脩飾也其奉匭沃盥事乃晉公子重耳適秦秦伯使嵬奉匭沃盥嵬是重耳之姪婦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此豈婦事舅姑之禮家人在中饋此言婦人居中而主饋耳非特饋舅姑也當知盥饋之禮本按記郊特牲篇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餼餘是也盥音管文公家禮說甚詳明婦至於家明日夙興見于舅姑若家婦則饋于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具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卓于于堂上舅姑坐前設盥盆于階東南帔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盥盥酒置舅卓子上降拜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降拜遂執饌升薦于舅姑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撤飯侍者撤餘饌分置別室婦就餼姑之餘婦從者餼舅之餘皆從者又餼婦之餘此盥饋禮之餘

炤又失為正之唐書釋音為得也所引奉匭沃盥家人在中饋二者亦謬矣不詳執筭之義本按記昏義篇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段脩以見注筭音煩又皮彥反器名以筭若竹為之其形如管束之以青繒以成棗栗段脩之屬段丁亂反本又作服脩脯也如薑桂曰服脩公羊傳何休學云禮婦見舅姑以棗栗為贄見女姑以服脩為贄棗取其早日自矜莊栗取其敬栗服脩取其斷斷自脩飾也其奉匭沃盥事乃晉公子重耳適秦秦伯使嵬奉匭沃盥嵬是重耳之姪婦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此豈婦事舅姑之禮家人在中饋此言婦人居中而主饋耳非特饋舅姑也當知盥饋之禮本按記郊特牲篇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餼餘是也盥音管文公家禮說甚詳明婦至於家明日夙興見于舅姑若家婦則饋于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具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卓于于堂上舅姑坐前設盥盆于階東南帔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盥盥酒置舅卓子上降拜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降拜遂執饌升薦于舅姑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撤飯侍者撤餘饌分置別室婦就餼姑之餘婦從者餼舅之餘皆從者又餼婦之餘此盥饋禮之餘

質實

一統志云南平縣名漢屬桂陽郡晉因之隋省入臨武縣唐復置屬郴州天寶初改曰藍山縣因山為名宋屬桂陽軍元屬桂陽路本朝初屬郴州後改屬衡州府

書法

始執婦道也

發明

貞觀六年嘗書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矣然是時下嫁之禮猶未明也至是分注具載是後公主始行婦禮之說則獎俗自此始華矣夫夫婦婦陰陽之大義乾坤之定制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豈以天子之女而决壞尊卑之防哉自漢以來制為尚主之法於是夫屈於婦陰凌於陽其失甚矣有

太宗以為之君於是乎能禮遣其女有王珪以為之舅於是乎能不屈於婦君臣相遇自我作古此亦治世之美事也特書南平公主嫁王敬直而不曰王敬直尚南平公主書法之意明矣夫豈過予之哉

詔議封禪禮

質實

封禪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秘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書法

漢文帝議封禪不書十六年此其書何譏也前書請封禪不許矣於是而詔議其禮帝之不能

自克如此故書譏之綱目書議封禪禮儀二是年高宗顯慶四年

發明

封禪非古也自呂政行之於前漢武踵之於後人主遂以是為盛典人臣遂以是為美談其有

卓然不惑知其非禮者蓋亦鮮矣昔光武始拒群臣之請詞旨甚嚴然未幾復為識緯所移今太宗始亦堅却其說至是所守亦不能固雖他時終於不行要之非確有定力終始不回者也書詔議封禪禮則大駕雖未東已知其志向之所在矣惜哉

夏五月虞公温彥博卒

質實

虞縣名注見周赧王二十一年解

○六月以

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為諸州刺史子孫世襲

質實

荆州名注

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書法

刺史世襲其為建國也大矣使卒行之治亂未可知也未世藩鎮不世襲之世襲矣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
詔水所毀宮少加脩繕總令可居廢明德宮玄圃院以
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其後上謂侍
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
可忘但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
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苟其言無取亦無所損乃皆勞
而遣之待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
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
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二十餘年皆無思於人本根
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
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
疾苦尚復如此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
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怨怨國未有不亡
者人主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真
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綰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
憂念不忘故也今此年豐穰匹綰得粟十餘斛而百姓
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
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

驗之隋時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
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
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歛以資寇敵也夫
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也豈今日而難之乎
欲為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陛下寵
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愛之適所以苦
帝即位遂遭囚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
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
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遠之虞用人更
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
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
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
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
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挹
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
遇逸樂則思撻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
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
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
○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太虧於

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
虛言也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
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尚未
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
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難而
不能保其所易乎○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
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
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
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
况內懷姦究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
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
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
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常

集

覽

穀洛水出穀城括地志云故穀城在今河南府河
南縣西北苑中洛水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穀憂

讀曰隱諒文隱痛也楚辭哀時命篇夜炯炯而不寐懷
隱憂而歷茲文公集註隱一作殷搏節抑而不寐懷

禮恭敬搏節退讓以明禮注搏猶趨也以此弦常三國
魏劉虞曰常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願自

比於常弦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膏以自緩董安于
性緩故佩弦以自急文選曰夷雅之體無待常弦言王

公夷雅無待此成又注見宋

文帝元嘉六年西門安于

漢高后三年魏武帝愛陳思王魏武帝謂曹操陳思王

謂操子植事在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東都注見秦柱

稟王元

年三川

書法

書美之也太宗之世書水災二而皆有恤民思
咎之意可謂賢主矣貞觀七年是年終綱目書

大水六十三書雜水溢十有二書雨水十有五而書
屢恤者七求言者二詳漢武帝元狩元年世主以災

為玩者何

其多哉

發明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一武氏之
禍其端甚微而變異之慘昭乎甚著是秋洛水

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越兩月

而武氏入宮至高宗末徵五年三月武氏再入宮越

一月而水入復殿漂溺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桓州
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以一女子之禍在太宗時

水沴既作於方入宮之初在高宗時水沴復作於已
入宮之後夫水為陰象證應若此太宗既不能知於
其始高宗又不克寤於其終唐室之亂所以遂至於
不可救藥者誰實尸之然則綱目書洛穀溢於武氏
為才人之先書萬年宮大水恒州大水於武氏為昭
備之後其為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後之溺愛在
帝者可
以觀矣

冬十月獵洛陽苑

上獵洛陽苑有群豕突出前及馬盤民部尚書唐儉投
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
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

質實

洛陽苑即西苑注見

年本

書法

美從諫也

發明

太宗以英武之資削平海內如父諸掌才有餘
而德不足故常有拔廢之意不能自己由是每

每馳騁田獵以泄其殺伐之雄心此獵後苑獵洛陽
苑所以屢見於綱目之所書也使其常經挫衄如漢
高積苦兵間如光武則無是失矣

安州都督吳王恪免

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彈
奏恪坐免官上以長史權萬紀不能匡正欲罪之範曰
房玄齡猶不能止陛下畋獵豈得獨罪萬紀哉上大怒
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
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後褚遂良以為諸皇子典州者
多幼稚未知從政不若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
之上以**質實**安州注見
為然貞觀元年

以武氏為才人

故荊州都督武士護女年**質實**才人婦官名注見
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高宗永徽五年

書法

才人不書此其書何謹亂始
也而高宗之慙德不可掩矣

戊戌

十二年春正月頒氏族志

發明 綱目非大事不書武氏一女子才人一宮嬪初何足道而特筆書之者一以志唐室禍亂之本一以證高宗聚應之實而太宗溺意女色之失亦固在其中矣

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自矜地望凡為婚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徧責天下譜牒質史籍以考其真偽褒進忠良貶退姦逆分為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布衣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辟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况其子孫衰替而猶仰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無復廉耻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皆以德行勲勞文學貴顯彼衰世舊門何足慕哉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鄉曹猶以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皇族為首外戚次之民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質實 蕭曹樊灌蕭何曹參

樊噲灌嬰四人乃漢高帝時功臣

書法 是其非上之人何與焉而命官定其高下又以皇族外戚為首是爭名也故書譏之其後再改而流為勲格益非矣高宗顯慶四年

二月帝發洛陽觀砥柱祠禹廟遂至蒲州

質實 砥柱山名注見漢成

帝綏和二年一統志云禹廟在河南府未寧縣西南又渑池陝州俱有之蒲州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蒲州刺史趙元楷飾樓觀盛儲備上怒曰此乃亡隋之弊俗也

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詔曰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質實 桀犬吠堯漢書

崩通傳跖之犬吠堯堯非不仁犬固吠非其主矣注跖春秋時柳盜跖天下之強盜也跖雖惡而犬不吠堯以跖是其主也堯雖仁而犬吠之以堯非其主也跖與堯本不同時蓋設辨以喻非主耳倒戈注見晉武帝泰始

蒲州刺史趙元楷飾樓觀盛儲備上怒曰此乃亡隋之弊俗也

閏月朔日食○帝還宮○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
 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
 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
 不遠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日新今
 以既治為安故不遠上曰今日所為亦何以異於往年
 邪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
 對曰今則勉強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
 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
 未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
 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
 甫德參上書諫脩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免
 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
 及此人若不自知耳
 詭資蔭冒濫取調者詔
 許自首不首者罪死

集覽 妄訴隋資隋資仕於隋朝
 之資級也時選者盛集有
實賞 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
 十七年蘭陵公主園未詳

處所蘭陵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四年

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

考證

當分註謚文懿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
 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詔
 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觀其始未觀其終若
 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于策
 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矣聖
 學不明為上者有一善則矜誇自足為臣者於君之失
 德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諫歌贊誦惟恐
 在後於是天變動於上而不知地變動於下而不聞民
 心遠怨厥口詛祝而不悟求不危亡不可得矣世南清
 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比太
 宗於堯舜其未深知孔子之教邪
實賞 一統志云永
 興孫吳縣名
 本漢會稽郡餘暨縣地晉宋因之隋省入會稽縣唐初
 復置永興縣天寶初改為蕭山縣宋元俱仍舊本朝
 因之改屬
 紹興府

秋七月以高士廉為右僕射。吐蕃寇松州。

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遣使隨德遐入朝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初唐待我甚厚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唐禮遂棄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進破党項白蘭諸羗帥衆一十餘萬屯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迎公主尋進攻松州詔吏部尚書侯君集擊敗之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

集覽

白蘭羗種名也吐蕃謂之丁令左屬党項右接多彌或曰亦吐谷渾之別種

質實

松州注見

漢後主炎興元年并松

以薛延陀真珠可汗二子為小可汗

上以薛延陀疆盛恐後難制拜其二子皆為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質實

鼓纛注見貞觀

冬十一月置屯營飛騎

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以從遊幸

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

周有機辯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質實

岑文本鄧州棘陽人

以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入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恠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何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質實

霍王元軌徐州名注見漢景帝四年衡山

元軌太宗之弟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處士注見周赧王元年

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立

初西突厥分其國為十部每部酋長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燬右廂號五弩

亥巳

失畢置五大侯斤通謂之十姓至是至利失失衆心為其臣所逐走焉者尋復得其故地西部遂立欲谷諒為乙昆可汗

集覽

啞利失西突厥可汗之號也啞丁結反

質實

焉者西域國名注見宋文

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房玄齡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謂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范氏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失之者多蓋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

集覽

度支戶部屬官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調之度徒各

反草昧之初謂開創之始也易屯卦天造草昧注屯者天地造物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伊川易傳曰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無倫叙昧冥昧不明角力而後臣之角技也技其才力也前書賈誼傳非親角材而臣之

永寧公王珪卒

考證

當分註謚曰懿

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三品以上當立家廟珪祭於寢為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

覽

家廟廟者尊嚴之名崔豹古今注廟貌也所以彷彿先人容貌庶人則立影堂伊川曰某嘗脩六禮大畧

集

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日遷主祭於正寢晦庵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附祭於寢

前制廟後制寢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故陵上

質實

永寧縣名

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

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痲痺上流涕而撫之

賢實

鄜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年

詔內職有關選良家有才行者充

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幾闕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關皆選良家有才行者以禮聘其沒官口賤人不得補用上從之

賢實

掖庭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書法

書選良家女多矣未有書詔者書詔何豫辭也末世采選以色至有選及民女者於是專選良

家必以才行故持書善之終綱目書選良家五詳晉癸亥年惟此為豫辭

詔停襲封刺史

上既詔宗室功臣襲刺史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父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則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矣是則向所謂愛之者乃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外州乎上曰割地以封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之外州乎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朕欲令公子孫世為有土之君而公薄之朕豈彊公以茅土耶乃詔停之范氏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滅六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疆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况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唐太宗貞觀二年

七

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胡氏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言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群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下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鹵莽甚矣而近世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為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八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為郡縣乃畫壤裂土脩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為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而出於人心之同然者固非聖人之私意而歸之勢可乎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賤爵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敢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而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表益固言之矣豈可

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五伯雖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畧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別者而欲廢天下之履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自是伯夷而為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與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于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諸侯不敢越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如秦之季如漢魏隋唐之時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與邦之良佐悉沈于民伍不見庸也雖守宰徧宇內將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為君如堯舜禹湯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如

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疆暴侵陵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地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妬民之無并而自為兼并筦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蘇子講之不詳乃以封建為爭之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果以為爭者何三代封建之長而秦漢以來不封建之短也蘇子又曰漢唐以來鄉大夫不世襲則無篡弒之禍夫襲封之大者莫過於帝王矣劉劭揚廣皆襲封者也設欲救此其必如唐虞官天下而後可則王莽董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而三代之君一姓多者至三十餘君其諸侯篡弒亦不聞出於文武成康之時安得以封建為爭之端而亂之始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法私意妄為固不可行於古而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為則則又何

集覽

朱均之子漢律歷志封堯子朱於丹淵故號丹朱舜子均

於商故號商均括地志云定州唐縣堯後所封也商均封於虞在梁國今宋州虞城縣舜後所封也賦以茅七注見新莽天鳳四年賦菁茅四色之土疇其戶邑注見漢宣帝地節二年疇其爵邑披荆棘按開也荆棘榛梗之謂封建記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是也禮地官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注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也封若今時之界藩屏藩籬屏蔽也詩价人維藩大邦維屏藩通作蕃左傳以蕃屏周注蕃方元反屏必郢反辨方正位禮天官注辨別也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玄謂考工匠人建國求地以縣置藝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族攷位於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官廟體國經野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前朝後市野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屬是也設官分職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以為民極鄭玄曰極

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也群書考索曰
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嘗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
以取正焉者也故皇極為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為
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屋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
而周禮所謂以為民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井田孟
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為一井八家各
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
十畝以為廬宅園囿家二畝半也禮小司徒經土地而
井牧其田野其下注尤詳又注見新莽始建國元年井
田良法鹵莽鹵音魯莽莫古反又音壯莊子則陽篇君
為政焉勿鹵莽注鹵莽不用心也洪水懷襄書堯典湯
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蔡氏集傳曰割害也懷包
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言其水勢如此候甸之法書
禹貢五百里甸服畿內之地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
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也甸服外之五百
里曰侯服侯候也斥候而服事也侯服外之五百里曰
綏服綏安也安服王者政教也綏服外之五百里曰要
服要束以文教也要服外之五百里曰蠻服蠻服外之
野又簡畧也禮夏官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

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左傳昭二
十六年厲王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
王政注周人不可害王乃流王于彘地間猶與也諸侯
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間廁之間一音如字與音預
天下之共主索隱曰周為天下共所宗主采地注見漢
平帝元始五年家國采明明側陋之揚注見漢順帝永
建二年揚側陋筦天下之利筦與管質實伯夷注見漢
通索隱曰猶筦權之筦謂專之也質實明帝永平十
年盜跖注見武宗會昌五年比干注見漢昭帝元鳳元
年陸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飛廉注見宋文帝
元嘉一十八年

發明

有堯舜之君必有皋益稷契之臣而後唐虞之
治可興有湯武之君必有伊陟旦望之臣而後
商周之治可興世變不古君宰道睽天下無復善治
其來久矣孟氏有使民不饑不寒之政而齊梁之君

不足與言王道文帝有愛民如赤子之心而絳灌諸臣無輔行仁政之德當饒與歎抱道不遇其不相偶也如此太宗在唐間世特起真可謂千載一遇之主矣撫周官而慨想思王政之復行臨御未久詔議封建在廷之臣譁而非之曾無一人敢當其責者是豈三代之治必三代之君而後可行邪因陋就簡取辦目前姑以苟偷一時之便不趨足矣何必復古經制乃為盛治此固唐初諸臣之陋習也僅有一魏徵自以為耻君不及堯舜若可與有為者徐而考之亦惟左支右吾隨事諫說而已固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心尚何望其贊行王政者哉夫封建井田先王良法後世君臣苟欲舉而行之必經畫布置思始圖終取古人之制度參考便宜使不為新莽之王田宇文之六官徒以取笑千載然後君臣相與畢力一德一心自今日至于後日自一郡至于百郡卓然立為一代之規模必期於王制之盡復而後已烏有可行於先王而不可行於後世者哉若徒鹵莽滅裂初無堅定之意嘗試望洋而為之則固不若已之為愈今太宗雖有其志而諸臣方且力沮其說有其君而無其臣是猶心腹獨運而手足不隨則雖

有堦然之法猶將墮於悠緬况望其取數千百年已墜之典講明而力行之哉固無惟其終於不行也綱目書詔議封建於前書世襲刺史於後書詔傳襲封於終筆削若此亦徒以重君子之歎而已必有卓然不惑之君輔以傑然王佐之臣則太宗之治復明於千載之下矣吁

夏四月如九成宮

考異

如上漏

質實

九成宮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仁壽宮

○突厥結社率作亂伏誅

初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入朝為中郎將久不進秩陰結故部落四十餘人作亂夜襲御營折衝孫武開等帥眾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廐盜馬北走追獲斬之

質實

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中郎

將官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發明

莫嚴於禁衛而異類得以參錯乎其間此固作亂之本也綱目書如九成宮突厥結社率作亂

類者之戒矣

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一以為頃年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佚勞後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此恐非與邦之言也上深獎歎報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史官范氏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己不恤百姓之勞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曷不反諸己已欲富而思貧欲逸而惡勞則富而逸者民之所欲也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秋七月立李思摩為突厥可汗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上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為泥孰俟利必可汗賜之鼓纛使帥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賜薛延陀璽書言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為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今使還其故國矣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當以先後為大小各守土疆毋

或踰分其有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往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遣趙郡王苒恭等齋冊書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集覽李思摩本姓阿史那頡利質實懷化郡未掠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趙郡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

八月朔日食。冬十一月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黃

門侍郎參知政事

書法 參知政事之名始此

○十二月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昌

初高昌王麴文泰多過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詔令入朝又不至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

使問狀文泰曰鷹飛于天雉伏于蒿猶遊于堂鼠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上怒欲發兵擊之薛延陀可汗遣使請為鄉導上猶冀文泰悔過復下璽書以示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至是乃遣君集及薛萬均將兵擊之

集覽

焉音

質實

交河城名

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

高昌

西域國名

注同上

年璽書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

太史令傳奕卒

傳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竟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碎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羴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現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享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集覽**婆羅門西域國在天竺西俗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集覽

亦尚浮屠沈括曰四夷全以

氏族為貴賤始天竺以利婆羅門二姓為貴種如此則婆羅門又屬三字姓也羴羊角羴與麋同爾雅麋大羊也注云麋似羊而大角圓銳本草羴羊有神夜宿以羴糝木不著地以防患也角有節如人手指握痕性至堅

質實

長安縣名

注見漢惠帝五年

西突厥啞利失可汗死

考異

提要死

誤你卒

子乙昆沙鉢羅葉護可汗立號南庭吐陸為北庭

十四年春正月幸魏王泰第

考異

幸上亦漏帝字

赦雍州長安繫囚免延康里今年租賦賜秦府僚屬有差

質實

雍州注見玄宗開元

十一年京兆延康里

未詳處所

二月詣國子監

考異

詣當作臨或作視

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孝官數幸國子監使之

子庚

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李舍千二百
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
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
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
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
繁雜命類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皆之
范氏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十條
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
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養之有漸升之有序故其賢才
不可勝用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
之士而烏合於京師眩曜於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
也唐之儒李惟貞觀開元為盛其所成流者亦可觀矣
孟子曰李所以明人倫也故有國者以為先
然為李而不復三代之制亦未知其可也

集覽

高麗注見

新莽始建國四年百濟百濟之國馬韓之屬也本扶餘
王東明之後有仇合者篤於仁信始立國於帶方故地
遂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因號焉其國東極新羅高
麗西南俱限大海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東夷傳
曰三韓凡七十八國百濟其一也濟或音上聲家有塾
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見禮記學記鄭玄曰古者仕馬
而巳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
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
郊之外塾音熟又音育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注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

質實

釋奠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七年新羅東夷

書法

綱目下有先聖之文則上書諸高祖七年書諸
國子監重釋奠也此不書釋奠則其書諸何譏

也於是釋奠先聖帝不親而觀禮焉綱目特書曰諸
而無釋奠之文所以志其簡也筆削之意微而顯矣

三月流鬼國入貢

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

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而
沙磧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

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發疾卒子智盛立刻日
將堊諸將請襲之疾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
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
進詰朝攻之及午而克智盛出降君集分兵畧地下其
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
曰文恭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
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
悅服矣若以為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
繼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府
用事無用也上不從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有
去年計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縣千五百一十一至
是又平高昌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
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
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集覽

撮粟撮三指取之也說文六十

四圭為撮

質實

西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詰朝注見梁武帝大同二年安西都護府注

見高宗永淳元年

書法

唐滅國多矣雖夷狄未有書滅者此其書滅何病唐也高昌非有猾夏之罪而徒恃兵力以擊

滅之故綱目前書擊此書滅

發明

以文觀之取一國而郡其地誠盛舉也以理觀之利人土地奪而有之義安在哉魏徵之諫非

不明白而太宗不從者好大之心蔽之也綱目前書擊於後書滅則高昌無罪可討唐人疆暴不義義皆見矣

以劉仁軌為揅陽丞

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逮至長安將面

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隋末百姓疆而陵官吏多

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擢仁軌為揅陽丞上將幸司州校獵仁軌上言大稔未獲使農民供獵事治道葺

橋動費一二萬工頭少停旬日則公集覽揅陽注見周私俱濟矣上賜璽書嘉納遷新安令

質實

陳倉縣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四年劉仁軌尉氏人司州注見秦莊襄王元年成皇新安縣名注見楚

義帝元年

書法 邑丞未有書者書仁執何嘉能官也

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曆

時戊寅曆以癸亥為十一月朔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傳仁均減餘猶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從之

詔更定服制

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三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范氏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然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而先王之意非以服盡而親絕也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皆出於私意不足法也嫂叔之無服古之人豈獨於此無思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嫂不可以為母則無屬而又不可以屬乎妻道也故遠之以明人倫也凡喪服從

先王之禮則正矣 **集覽** 服盡而親絕注見漢元帝永光四年親盡宜毀

以太常卿常挺為封禪使

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也

書法 前書議封禪禮譏也此書封禪使甚譏之綱目封禪者五君秦始皇漢武帝光武高宗玄宗一右周武氏書封禪使一而已

貶司門員外郎常元方為華陰令

司門員外郎常元方給給使過所稽緩給使奏之上怒出元方為令魏徵諫曰官者輕為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上納其言 **實實** 華陰縣名注見周顯

十二月下侯君集等獄既而釋之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其珍寶將士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卒文本上疏曰命將出

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
是以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
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今君集
等雖自註網羅願錄其微勞而宥之則雖屈法而德彌
顯矣上乃釋之又告薛萬均私高昌婦女者付大理
對辯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
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辯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
上遽釋之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
那社介以無救旨獨不受及別勅既
實實黃石公秦之
下乃受之所取惟老弱故獎而已
素書六篇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乃以是授張良為漢
王師後不知其所終今有廟在淮安府邳州黃石山上
高昌西域國名注見
齊明帝建武四年

書法君集貪不戢下則罪也其以無罪書下某獄何
微也君集滅高昌其功大矣小過不錄可也而
下之獄書曰下某等獄其示議功之
法婉而成章矣繼書釋之嘉改過也

以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

上聞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
玄素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玄素深以為耻
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
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
復對群臣窮其門戶乎孫伏伽亦嘗為令
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集覽皇儲儲
嗣也副貳也太子
副君故謂之皇儲

詔諸州有犯十惡罪者勿劾刺史

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御史劾之上曰昔
唐虞大聖貴為天子不能化其子况崇為刺史獨能使
其民比屋為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
縱舍罪人矣自今勿劾但令明加紀察如法施罪
十惡罪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二曰謀殺大逆謂謀宗廟
山陵及宮闈三曰謀叛謂謀背國從偽四曰惡逆謂歐
及謀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弟姊妹外祖父母及夫
之祖父母父母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
解人造畜毒厭魅六曰大不敬謂盜大祀神御之物
鑾輿服御物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悞不如本方及封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九終

題悞若造御膳犯食禁御幸舟船常御之殿悞不牢固
 指斥變輿情理切害厭咒求愛媚而淑鑿輿及對捍制
 使而無人臣之禮七曰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
 及祖父母在別籍異材若奉養有闕居父母喪匿不舉哀詐
 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
 祖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謂謀及賣總麻已上親歐告
 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九曰不義謂殺本屬府
 主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
 夜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十曰內亂謂奸
 小功以上親父母妾及與和者質實一統志云戴州即古
 彈治也察庶視也周禮大司質實之緡國春秋時為宋
 注糾萬民注糾謂割察也
 邑漢置東緡縣屬山陽郡東漢析置金鄉縣以山為名
 晉以東緡省入屬高平國後魏以昌邑縣省入唐於縣
 置金州尋改為戴州後州廢以縣屬兗州五代同屬齊
 州宋金仍舊元屬濟寧路本朝改屬兗州府比屋土
 莽傳堯舜之世比屋可封
 注比蒲糜反並也連也

